

安

子

小林多喜二著



安子

小林多喜二著
樓适夷譯

一八一

上海

安 子

〔日〕小林多喜二著

楼适夷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小林多喜二

安 子

本书根据日本改造社出版的小林多喜二
中短篇集《地区の人々》译出

安 子

原著者 (日) 小林多喜二
翻译者 楼 适 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7/16 字数：100,000

1962年4月第1版

196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948

定价：(九) 0.50元

內 容 提 要

作者在本书中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共产党在北海道的地下活动，其中特别刻画出两个农村妇女参加党的地下生活，逐渐提高阶级觉悟的过程。安子出身于北海道的贫农家庭，小学毕业后为生活所迫，便到小樽市一家小饭店作女服务员。她在这里认识了经常来吃饭的工会干部地下共产党员山田，并且把她的母亲和姐姐住的地方，借给山田他们作为秘密聚会的地点。后来安子和山田结了婚，便专一投身到工会工作中去。当时山田他们除了遭受警察的注意和压迫外，还要千方百计和工会内的失败主义者“取消派”作斗争。工作和生活都非常艰苦。安子曾经一度被捕。通过实际的斗争锻炼，安子越来越坚强了。还有安子的姐姐惠子后来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不久，日本反动政府又一次掀起全国范围内搜捕共产党的大风暴，除了安子和佐佐木幸免外，山田和其他小樽市的党员干部差不多都被捕了。于是安子和佐佐木秘密地转移到东京去参加党的活动。

审判的一天

化雪的泥濘的路很难走，走到札幌法院前，阿惠跟她媽都冒了一身汗。

走进門口，有二十来个穿外套的警察，两三个一起，四处站着。見她俩进来，一个毛胡子紫膛臉的警察慌忙跑过来。

“大娘，你們来干什么？”

阿惠跟她媽吃了一惊，站下来，馬上摘去头上叠成三角的头巾，連連哈腰。

“嗨……这个……”

母亲說着，使勁把手探进怀里，拿出法院的通知书来。

警察随手接过，大概是近視眼，送到鼻子边瞅了- 瞅，然后明白是怎么回事，馬上把通知还她了：

“到那边候审室去！”

“是，謝謝您。”

两人透了一口气，低了一下头，走向指示的那边去。可是在混凝土鋪地的长廊下来回了两三次，才找到了候审室——两个人都显出害怕的神气。

过了一个过不完的冬天，春天好容易到来了。在向阳的窗边坐下——不知不覺地，感到背上一陣發熱。阿惠在候審室的小角落里緊靠她媽坐着，光睜大着眼向周圍打量，听窗外冰柱不斷滴落水滴，有節奏地，發出輕快的跳躍的聲音。

候審室除了她倆之外，還有象醫院護士一樣穿着白外衣的小賣部的女售貨員，一個代書人，坐在一張放着許多文件的大桌跟前，裝着目不旁視的樣子，時時打量這兩個衣服泥污的鄉下女人。

約莫過了一小時光景，穿法衣的律師、法院的听差，一次次，急急忙忙地，粗暴地推開門來，伸進腦袋向屋子裡扫了一眼就跑走了。每次都使媽和阿惠象被捉住的孩子一般吃了一驚，縮着肩頭向他們瞅。

“嗨，這些家伙，忙些什麼呀。”

代書人自言自語地說着，點着了烟卷，然後走到屋子中間的火爐邊。這是一條腿短了一點的人。

“今天可熱鬧着呢！”

小賣部的女售貨員在玻璃櫃裡陳列着麵包和牛奶，好象已經聽見代書人的自言自語，便說了。

“哼。”

癩腿的代書人把羽毛紗的前襠撩起來，跨開兩腿，站在火爐跟前。

那時候，進口的玻璃門尖聲地嘎響了一聲，進來一個眼光銳利的穿長靴的高個子男人，向阿惠和她媽注意地打量

着。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三次。阿惠把身体向媽媽靠得更紧一点，偷偷抓住媽的袖子。——这汉子馬上又走出去了。

代书人这回轉过身子抓抓背脊。而且不时地用下牙齿咬着挂到嘴唇上的髭須，沙沙地发出輕脆的声音，这大概是他的习惯。

“你們是来听公审的么？”

代书人突然地，几乎使人吃惊地发出重浊的声音，这是一种爱喝酒的人被酒精烧坏嗓子的声音。

阿惠吃惊地向自己四边扫了一眼，知道他是在对自己說話。

“是的……这个……”

媽略略抬起身子，点了点头。

“是本城的人么？”

“不，是乡下……嗨。”

媽又慌忙地，使勁把手探进怀里，拿出了那张通知书来：

“这个……就是……”

代书人看了通知书，鼻子里哼了一下，正想說什么話。这时候，有五六个人闐哄哄地跑进候审室来……

二

闐哄哄跑进来的人，旁若无人地大声罗唆着，滿不把法院的候审室当作一回事。阿惠跟她媽都惊呆了，两眼直向

他們望——阿惠心里害怕得很，她把毛茸茸的圍脖儿拉到下頰上，遮住了自己的臉。

这些人戴着油腻的、走了样的鴨舌帽，和皺癢肮脏的呢帽子，穿着有裂縫的短外套，全是年輕小伙子，可是臉色都不十分好看，全披着长头发。一个高大扎实的青年，臉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这使阿惠看来，觉得人相可怕。另一个穿着破旧的灯芯絨服，从短外套口袋拿出一个有餡子的面包来。別的人就向他伸过手去。那人嘻嘻地笑着，又把面包藏进衣袋里去了。

开头的时候，阿惠沒有注意。这中間有一个披着全黑的大氅，臉象孩子一般的瘦小的姑娘。这姑娘話說得很少，可是挤在男人中間隨便說話，使阿惠觉得非常奇怪。她便好奇地光瞅着这位姑娘。

这班人結成一伙，占据在炉子的周圍，好象正在討論着什么事情。一个以前进来过的眼色可怕的穿西服的汉子，走进他們的圈子里来了。原来在大声談論的人們，立刻把話停下了。

現在使阿惠感到惊奇的，是这位眼色可怕的男子了。

“怎么样……”

眼色可怕的汉子說了。

“沒有怎么样。”

这样不客气地回答的，就是那位象孩子的小姑娘。

阿惠又吃了一惊，忙去瞅那姑娘。她拉拉媽的袖子：

“你瞧，媽，这个女的！”

“是，这是些什么人呀？”

“是干什么的？”

“多英气啦！”

“嗯，真是……”

在两重装的窗户外，飘飘地下起了淡淡的春雪。雪花一朵朵落在玻璃上，一会儿便化成水，流下来。柔和的阳光在混凝土的地面落下光影，一绺跟窗口大的光线，斜斜地射进来，映出空气中的浮尘。——有一个人把手伸在光线中，象孩子似地晃着手掌。

过了一会，进来了一个包着头巾的四十来岁的女人。

“啊，深谷的妈妈来了。”

脸上有伤疤的那人说了，大伙回过身去，立刻，这些人变得跟刚才完全不一样，显得很和善地众口齐声地说：

“啊，辛苦，辛苦！”

阿惠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觉得没有一件事是她能够了解的。

披大氅的孩子脸的姑娘跑过去，走到那女人身边，跟她并排坐下，亲密地谈起话来。那个眼色可怕的穿西服的男子，也走到她们跟前去纠缠。披大氅的姑娘却没有理会他。

忽然，门砰地给打开来，法警探进头来叫道：

“……的公审开庭了！”

那嘈杂的一群闹哄哄地出去了。阿惠跟她妈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公审，只当是自己的案子，慌忙站起来。

“不是你们的案子。”

那瘤腿的代书人說了。

“不是么？”

“那些人，全是学俄罗斯人的紅党呀。”

代书人說的，依然是她們听不惯的名詞。

三

知道不是自己的案子，阿惠又安心坐下。

“可是，全是些精神饱满的人。”

代书人向她們望了一眼，便又沙沙地嚼着髭須。

“那些人都叫同志。”

“桐子？”

“就是同党唄。”

“嚟——？”

干坏事的同党！还跑到这儿来，而且堂堂正正的样子！阿惠跟她媽这次为了自家人的事，不知心里感到多少别扭。那末，这些人，到底干了什么呢……这是阿惠最后的一个謎。

“那些人想打出一个沒有財主，只有穷人的天下，他們认为自己并沒有干坏事。”

“嚟——？”

代书人在火炉跟前搬动了两腿，因为一条腿短一点，肩膀便搖晃得厉害。

“田口三吾的公审！”

一个矮小的老孬的法警又来叫喚了。

“嗨！”

母亲大声答应着，慌忙站起来。

“嗨，在这儿！”

阿惠心里反复想过，是有了准备才来的，——可是仍然感到胸头一阵激动，把绒围脖儿跟头巾一把抓在手里，向廊下走去。混凝土的长廊还是一股冷气。约走了十几丈路，拐过一个弯，瞧见走廊两边站着几十个警察，正把手伸进刚才那班人的衣袋里抄身，又把上衣翻过来，把他们手里的包裹打开，然后一个一个放进法庭里去。

“你们的案子是这边。”

法警又向横边拐了弯。

从走廊的窗口可以望见法院大门外的广场，那儿跟刚才同样站着许多警察，帽带扣在下颏下，正把十五六个人往大门外推出去，听见那些被抓着上褂领子，给使劲推出去的人说：

“衣服撕破啦！”

“出去，出去，不能再进来啦。”

警察嘴里都这样说着。

走到写着“第二庭”牌子的门前，那法警说：

“是这儿，等一等。”

说着，自己先进去了。

从走廊下，传来对面雪沙沙的声音，每次都夹着铿锵的佩刀声，——阿惠跟她妈现在一心光惦着自己的事，站立在寒冷的赤裸裸的混凝土走廊上。

忽然，廊下骚动起来了。——那个脸上有伤疤的高个子，被两个警察批住两边的胳膊，一边剧烈地争吵着，一边被带到这边来。

“废话少说！——去了就明白！”

“呸，去了就明白么！”

这有伤疤的人被摘掉了帽子，刷白的脸上挂下长长的乱发，两只手给抓住了，他就不息地晃着脑袋把头发摔开。走过阿惠面前的时候，好象还微微做了一个笑脸。

被允许进庭了，阿惠跟她妈坐在一个角落里。以前见面谈过一次话的那位律师，背脊冲着她们在翻阅文件。法警把老花眼镜摘下来，用手帕擦着。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些。旁边生着一个炉子，还刚刚生起，整个屋子里很冷。

母亲已经拿出手帕来偷偷抹眼泪……

法警瞧了一下表，站起身来。

四

当法警瞧着表站起来的一刹那，阿惠心里猛地一跳，好象看见哥哥三吾的影子正从门外向那边走进来。

法警把门打开，阿惠不禁把脸低下去了。可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又使她把脸抬起来。——法警马上回来了，可是后面的门并没有关上。阿惠跟她妈忙向法警的身后望去。

听见脚步声。

当三吾走进来的一刹那，他用铐着铐子的手把斗笠①

的邊緣略略抬歪了一点，一眼就望見了母亲和妹子。他那双跟母亲相似的稍微突出的眼臉，輕輕地露出了笑意。——阿惠使勁抑住了自己的胸口。

一个臉色不大好看的，略微有点驼背的看守，从后面牵着绳子。

“阿惠，那个……绳子！”

进来以后，門又关上了，看守替三吾摘去了斗笠。在乡下的时候，披在額上还擦发油的头发，現在完全剃光了，头皮上发出一股青色。摘掉斗笠，三吾便清楚地看見阿惠和母亲。他把脑袋动了一动，嘴角牵了一牵，象打招呼的样子，这是孩子們哭里带笑的表情。——可是阿惠完全了解哥哥这时候的心情。这是阿惠的一个好哥哥。

三吾两手伸在看守前，一边伸手，一边又向她們瞥了一眼。这眼色含着許多意思。——現在，暫且不要看我吧！看守弄响着钥匙，把手铐打开了。

这时候，三吾第一次露出白色的牙齿笑了。他的臉色比在外边劳动的时候白了，臉龐瘦了一点，显得好看了。

律师把椅子移了一把，从后面对三吾說了几句話，又立起身向她們走过来。

“大媽，案子今天审判，就要判决了……也許是六个月……你得心里有个底……”

律师的胖胖的臉，好象沒有睡够的样子，他只說了这几

① 斗笠，原文作“編笠”，日本囚犯戴的竹帽，形如斗，把臉部掩住。

句話。

“嚙……？嗨，謝謝你。”

母亲手里抓住一条发咸的日本手帕，連連点头。律师覺得不对头，又向阿惠瞥了一眼，另外补充了一句：

“这还是輕的……实在是輕的。”

阿惠听到六个月，好象心口被胳膊肘撞了一下。可是至少(这是有許多理由的)，用刀子砍了一个人，这样判决到底是免不了的。而且阿惠她們也不能对律师說什么客气的话，她覺得，这三天以来，为了三吾的事，他已經費了許多口舌。

阿惠默默地对律师鞠了躬。

法官从正面法坛上的边門里走出来，坐上法官席，对面門口走出了檢察官。

宣布判决，簡單就完事了。——六个月徒刑，如果不服，可以上訴，审判长最后說了。阿惠瞧着哥哥的背影，好象瞧見哥哥的肩头动了一下。也許並沒有动。——这一刹那間，阿惠产生了一陣悚然的感觉。

法官退庭的时候，三吾回过身子向后面望了一眼，在緊張的半边臉上，露出微微的笑意。——这在阿惠看来，好比冷天的暗淡的阳光，只是使人感到更加寒冷。

重新戴上手铐，系上腰绳，戴上斗笠……然后，走出去的时候，母亲把臉掩住了。門打开来。走到門口，看見三吾把斗笠抬起来，眼里已經含滿了眼泪。

“啊，啊，啊啊啊……”

母亲突然跟发疯一样大哭起来了。

五

瞧見儿子走出法庭时的眼泪，母亲一直抑制着的胸头的痛苦，再也抑制不住了。——听到这声音，三吾两脚好象被什么东西絆住似的，踉跄了一下站住了。现在儿子的臉是真正的哭臉了，向后面回望了一下，就把下頰埋在右肩上，肩头微微地抖动了。

阿惠不自覺地，两手使劲抓住前面的椅子背。

“三吾，保重身体！”

儿子自己把斗笠往前拉下，整个地遮住了臉。

門关上了。

阿惠跟媽走到廊下。

三吾曳着一只沒穿好的草鞋，絨襪脚管拖在外衣底下，捂住了袜子。他沒有抬起头来，也沒有回过臉来。走了几步，大概带子松了，他回过手来扭动着身子，把带子重新系过。

可是，他始終沒有回头，拐过弯走了。三吾一走，混凝土廊下的冷气立刻向脚边襲来。

律师站在后面，輕輕地敲着皮鞋尖等待她們。

“现在你們可以上監獄里去，好好会一次面——也不用上訴了，让他早点服刑，反正時間很短。……”

“嗨……謝謝你。”

阿惠她們回到了候审室里。路上走过“第三庭”門口，

四个警察把手揣在挺大的外套口袋里，轻轻地跺着脚站在那里。屋子里漏出慷慨激昂的演说声音，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两人在候审室里等候律师去领“探监证”。

母亲忽然留意到系在腰里的小布包，她肚子饿了，可是她一点也不想吃东西。

“阿惠，你饿么？”

阿惠默默地摇了摇头。

“妈妈呢……？”

母亲直发楞，过了一会说：

“……怎么吃得下呢……”

代书人伏在桌子上坐着，正用毛笔写着什么，他已经戴上了眼镜。看见她们俩，又沙沙地嚼着髭须说：

“怎么样？”

“嗨……”

“一年么？”

“嗨……六个月……”

听这么一说，他把毛笔望耳朵上一搁，又使劲地咬着髭须。

“嗯，六个月！——便宜！便宜！”

小卖部的女售货员，正在面包片上涂黄油，搁在炉顶的铁杆上烤。

“干了什么事啦？”

她把脸冲着代书人和母亲问了。

“就是鬧孩子气唄。”

代书人滿有把握地說：

“为了女人。”

女售貨員笑了一笑。

“为了女人，砍伤了别的男子。”

“果然。”

“砍了人，沒砍死还是运气的……”

阿惠憋不住了，走到廊下去。

恰巧这时候，第三庭的旁听人正鬧哄哄地走出来。在另外的門口，八九个戴着斗笠的被告，每个人腰間都被繩子拴着走出来。这些人捧着肩头，把斗笠推在脑后，举起带着手铐的两手搖晃着。

“好好儿干啊！”

“坚持到底！”

大家互相激励着。

阿惠想着哥哥退庭时凄凉的情景，——完全不明白眼前的事情，呆呆地站着。

哥哥的遭遇

—

正是四个月以前，一个晌晚的时候。

从后院子旁边的马房里，听见马蹄子不断地踢板墙的声音，母亲记起是该给马喂料的时候了，把正在编绳索的碎布条往前面一推，拍打着衣服的前襟就走出去了。——离后院子约七十来丈，有一丛杂树林，杂树林过去，便是石狩川，绿色的浓浓的川流，缓缓地迂曲地流着。早晨下过雪，杂树林，庄稼地的田隴，大地，已是一片白色，可是过午就融化了，杂树露出头来，田隴也露出隆起的行列，形成美丽的平行线。牛在叫着，好象从河对岸向这边叫唤。——正在这个时候。

外边有谁进来了。

母亲当是阿惠回来了，满身沾着草屑，抱着草料，把头探出去望。

“兼大媽在家么……？”

“嗨……？”

因为在门板后面，不知道是谁。

“在后面么？……”

来人这么说着，繞到后院去了。听见有佩万锵唧的声音，是挂刀子的。阿兼不禁吓了一跳，一只手托在門板上。——是警察。

“是大爷么？……”

她說了。

她連忙打开馬房門，把草料放进料桶里。鬃毛长短不齐的馬，伸出脖子来，掀起上唇完全露出了上合的牙齒，哼哼地响着鼻子。

走出馬房，正看見穿着不合身的长外套的派出所的警察，用手帕擦着脖子和面孔，站在那里。那是紫膛臉，愛喝酒的很和气的警察。——阿兼和村子里的人們，每次有应时节的时新蔬菜之类，常給他送去。

“啊，大爷么……”

阿兼擲落身上的草屑，弯下了腰。

“家里还有人么？”

“不，誰都不在家，闺女跟三吾都上街去还没回来。”

“唔……”

警察在嘴里唔了一声，說：

“到屋子里說話吧……”

阿兼带路走进阴暗的屋子里。在有破土的炉子里，有两条粗柴在冒烟。烟冒过煤黑的屋梁，都积在屋頂下。

阿兼拉起身上的圍裙擦了擦席子，便請“大爷”坐地。

“近来三吾常常上街去么？”

警察还在那里擦面孔。

“是……”

阿兼估量警察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心想，他来得正好，她的脸上便现出一向担着的心事，说：

“从今年秋天，常常上街，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嗨。”

“唔……找到了女人嘛。”

“女人？”

母亲吃了一惊，望着警察的脸。他不是还是小孩子么？——可是，近来养起了长头发，还用两只手抹发油，难道真长大了么。

“就是为女人。”

警察把脖子一歪，特别说明了。

“嗨……”

“这两三天内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变化么？”警察把胸口的扣子打开，用手帕往里面擦着，自言自语地说。“走一点路，满身都是汗……大概是喝酒的缘故。”

阿兼想了一想说：

“嗨，没有呀……”

“唔……大媽，你听了可别发慌……”

警察这样说着，合了一下眼睛，便不说话了。

二

听警察叫她别发慌，阿兼张口想说什么话，动了一动嘴，却没有说出话来就闭住了，只有失了劲的嘴唇嗦嗦地

发抖。——警察吃惊地抬起臉来。母亲的臉色愈来愈蒼白了。警察沒往下說，只是搖了搖頭，

“出了事啦……”

警察自言自語地說。

“……大媽，剛才从街上警察局来了電話……”

警察留心着阿兼的臉，慢慢地說出来了。

“从街上警察局……”

母亲在心里无声地學着警察的話。

“是啦……出了事啦，三吾——拿刀子砍人……”

阿兼默默地站起來，昏昏蒙蒙地向門口走去。警察吃了一驚，把板着的臉放下來，緊望着母亲的后影。母亲把門打开，楞生生地向外边望着。

“啊，啊，阿惠怎么啦，到哪去啦。”

她这样說着，嗓音完全变了。

“喂，大媽！”

警察担心起来了。

“阿惠在干么。”

母亲又这样說了。

警察把手帕往腰里一揣，伸手扳住阿兼的肩头直搖晃。

“喂，大媽——喂喂，大媽！”

阿兼忽然在地上坐倒，两手掩着臉伏在板墙上哇的一声哭出来了。

“啊，啊，大爷，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还没有对你說明白呢。喂，大媽，你說三吾

砍了誰？是上學校時候的同學，現在一起在青年團^①的吉峰呀。”

“見不得人了啊，見不得人了！砍了吉峰家的健少爺！砍了那樣和氣的健少爺！”

吉峰是“街上”雜貨店的兒子，跟三吾是好朋友，常常騎自行車上家里來玩。他倆都是砂田村青年團的幹事。——派出所的警察稱做“君”的人，在村子里就只有吉峰、田口幾個人。警察常常上家里來喝茶，說一定要給“三吾君”找一個出挑的媳婦。……

“現在，大媽……”

這個和氣的警察，現在含着另外一種心情，獨自擦着汗，遲疑地說不出話來了。他低頭瞅着象一團破布似的，伏在陰暗潮濕的土間里抽抽噎噎地哭着的老大媽，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

“大媽，喂，笨大媽……我是來叫你，叫你馬上……去一趟呀。”

阿婆翹起身子來，牽着白發的蓬亂污穢的頭髮披落在臉上，她囁嚅着，發出迫緊嗓子的聲音。

“嚯！到那邊——到警察局去？”

“對，對，……就在街上的。”

“警察局……”

“不會難為你的，我同你一起去，會替你說話的，你自己

① 日本農村中的青年團，是受統治者控制的反動團體。

也說一說……吉峰君的伤，也不是那么重呀。”

母亲好象沒有听见他的話，光向他睜大着眼。

“警察局！啊，啊，还有什么險見人呢！”

“已經向山館家的婆婆借好了爬犁，我們这就去，快准备一下，嚶。”

警察跑到土間隔壁的厨房去喝水，嗓子嚶嚶地响着，一边喝水，一边心里鼓捣：三吾这一会可垮了，娶媳妇的事就不用談了。

那时候，外边的門打开来，阿惠回来了。

三

太阳下去，天气更加冷了。已经开始融化的雪，又变成各种形式在路面上冻住了。好象寒流快要到来的样子，一点风也沒有，寒气直往鼻子里刺来。满天星斗，水样的天空，展开在黑幢幢的防雪林和落尽叶子象扫帚一般的路边白楊树上。——山館老婆婆家的爬犁，搭着阿寒、阿惠和警察，沿着有行道树的黑暗的道路，铃声鏘鏘地跑着。是晴朗的夜天，可是沒有月光，显得阴晦。

阴暗的石狩川的水面，映在星光里——泛着濃藍色，靜悄悄地沒一点声音。在道路拐角和在行道树断行的地方，爬犁边突現出江水来。——一会儿，又被土岡子遮住了。

铃声在冻结的干燥的夜空大声鏘鏘地响着，这响声一直傳到很远的地方。有时候，遇到提着灯笼从“街上”回来的人。

“辛苦，辛苦！”

赶爬犁的山馆家的儿子，向来人发声招呼了。

“辛苦辛苦。——这么晚了还……”

对方一脚踩在路边的雪堆里，举起灯笼照看。

阿兼害怕那灯光，把头巾蒙着脸，躲在警察背后缩成拳头似的一团。——她怕人家见到警察的脸，心里直发慌。假如人家说，田口家的老妈妈，跟警察一起上“街上”去！母亲便会觉得心窝里给人剜掉一块肉那样难受。

和气的警察，把帽沿深深地拉到眼睛上，只装做没有看见熟人的样子。

爬犁常常摇晃得很凶，几乎把人扔出去，路边相去几十丈的地方，从农民的村舍里透出灯光来，村里的马听到爬犁的铃铛声——远远地传来了叫声。山馆家的年轻的马，也便伸起脖子嘶叫着应和。

约莫赶了半程的样子，到处都是黑暗的地平线，只有一个地方透露灯光，那边便是“街上”了。

阿惠什么话也没说。——她不知应当说什么，也不知道对这件事应当怎样想法。她想着对自己这样亲爱的哥哥，却会出去“杀”吉峰，这会儿他坐在警察局的阴暗的拘留所里，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想到现在离开自己的身边，被人带到手也伸不到的远远的地方去了的哥哥，觉得眼睛面前的什么东西也瞅不见了。

“嗨，大媽，我觉得伤心的，只是以后娶不上好姑娘了。”

警察把心里老在嘀咕着的念头，慢慢地说出来了。

母亲沒有吭声。

“說实在的話，我覺得三吾君可不象現在那些青年，动不动就沾上坏脾气，他一定是上了別人的当……出了这样的事，……真沒有意思。”

“是呀。”

母亲吸了一下鼻子說了。

“青年人真可惜。这回的事，后面一定有坏女人，这是一定的！——他为什么不跟人商量商量呢，真可惜。……一定有坏女人。”

說到末了，好象在自言自語。

可是阿惠从哥哥那里听說過，知道一点事情的真相。她也認識这个女子。仔細想想这女子也不是什么“坏女人”。不久以前，哥哥貪玩了，又喝起酒来，可是阿惠并不觉得哥哥变坏了。……

嘎拉，嘎拉，爬犁突然搖晃起来，正走过鉄路的杆道口，到了街口了。

四

从黑暗的田野走进“街上”，电灯光刺得人眼睛发痛。——东一盏西一盏的沒有罩子的街灯，因为周圍空气中的水蒸汽，显出一道道的光輪，寒气从四面迫过来。杂货店的学徒在店門口的被炉上弓着背打盹。

爬犁又走过一排黑暗街房的缺口。——来到一家酒店門前，空地上的电杆柱和堆放的木材上，拴着几匹架着爬犁

的馬。山館家的爬犁走過去，那些馬便在暗中嘶叫起來，前蹄搔挖着冰凍的道路，發出馬具和轆架的聲音。準備回村的鄉們，正在酒店里喝酒。

· 這街道跟北海道其他深山中的街道一樣，是為了移民——外來百姓的需要，臨時興起來的靠近鐵路線的梳子形的長街。

爬犁馬上停在警察局門前。警察局是小小的平房，門口挂一只紅紅的門燈。這使母親看了覺得非常難受。

拘留所只有兩間屋子，里面沒有電燈，只有看守在的土間里有一盞發紅色的五燭光的電燈射出混濁的光綫。看守常常走出去，給人買煙卷，端茶水，誰要是有意錢，他也可以替他們買有餡子的面包和大福餅。

只要有一個女人走進來，男人們就得被擠到一邊去。儘管要被擠，大家還是巴望有個女人進來。

因為市鎮很小，難得有個陌生面孔進來。——三吾進來的時候，在里面的那些醉鬼和小偷，便“嚙——！”了一聲，弄得莫名其妙。

“啊，這是田口家的老三呀！”

在陰暗中，身體搖擺不停的醉鬼擦了擦眼睛，

“這可不是你這種人來的地方呀！”

在原來想不到有人的暗角落里，有誰說了。

三吾默默坐下，雙手抱着兩膝，把腦袋低到膝頭上。他很奇怪地覺得自己情緒非常平靜。——因為怕犯人自殺，平時只有一個看守值班，現在又添了一個臨時看守。兩個看

守輪流往拘留房里面張望。

“怎么回事？”

醉鬼移动过身子来。这人叫做阿源，是一个无賴，一个貧农，因为三吾当青年团干事，两个人关系很坏。有时那人上街来，喝醉了酒，便在街上晃晃蕩蕩地走。可是現在在这地方，听他問“怎么回事”的时候，这是三吾第一次听到的亲切的言語。三吾对自己这种感觉吃了一惊，抬起臉来，不知道要說什么才好。

“唔唔？”

可是他覺得在醉鬼阿源面前說話是很大的耻辱，“你也来啦”，他好象覺得他会这样說他。現在在他面前，阿源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家伙。他从来没有这样窘过。

“嗯……”

三吾含糊地嗯了一声。

“是当干事的人，当然不会敲詐勒索，是模范团员，也不会鬧女人案子，是抗租么，更加不会……真不明白了。”

如果在平时，三吾被人这样說他，立刻就会冒火。——可是这会儿，他只好悶着头不做声。

“不象是喝醉酒呀，真怪！”

阿源摇摇头。

那时候，看守吆喝了。

“喂，你在說什么呀！”

“嗨。”

阿源“嗨”了一声，把舌头伸出来了。

五

吃晚飯的時候，特別給他送來了盞交飯。可是三吾只吃了兩三口，就把筷子放下了。別的人很羨慕地瞅着他的嘴。見他不再吃了，便露出想吃的神情，回頭望望正在外邊張望的看守。

“怎麼，不吃了麼？”

“噯。”

“勉強多吃點吧。”

三吾因為辦青年團的事，認識警察，其中有許多熟人。

“多吃點好吧。”

一起進來的一個鑽空房的小偷，知道他不吃了，故意這麼說了。

“混蛋，你自己想吃吧！”

看守一吆喝，那鑽空房的把脖子一縮，嘻、嘻、嘻……笑了。

約莫七點鐘時候，司法主任把三吾叫出去了。在一間小小的屋子裡，角落上生着一只圓圓的爐子。司法主任是一個矮胖子，生着一張毛胡子的黑臉，頭皮剃得跟和尚一樣，綽號就叫做和尚。文書正在桌子旁邊磨墨，不時地抬起眼來向三吾望。

“你把一切都老實說了，問題已經非常明白，你做得很對。跟吉峰和佐佐木清的口供，也完全相符……不過……”

司法主任向天花板看了一眼，把眼睛閉上了。

“你近来常常上街……又喝起酒来啦，这个……这一定有什么原因吧。”

三吾因为带子被收去了，便叠合着前襟，想了一想。——他自己知道这个原因，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会闹出这样的事。

“这个……？”

“……你家里是种吉峰的地的。”

“是的。”

“……地租都已经缴了么？”

司法主任口气很和善，一边想着一边慢慢地说。

“收入的一半都缴了地租了……因为日子难过，近来，从前年起欠下了一点。”

“日子难过，你对吉峰说过么？”

“没有说过。”

“你应该对他说明呀……”

“我想使一把劲，也可以过得去的。”

“唔，——在没有佐佐木清的事以前，你跟吉峰是合得来的呀。”

“是的。”

“唔，对地租的事，你对吉峰没有意见么，比方，心里有什么不满什么的。”

“是。”

“唔……你老上街喝酒，是不是因为日子不好心里苦闷呢，有没有这个原因？”

三吾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問这些話。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他想了一想。那个当文书的警察，用笔尖蘸着墨，又向他瞅了一眼。

“这个……”

“你认为佐佐木清是被吉峰夺去了么？”

“是他夺去的。”

說到这事情，他突然兴奋起来了。

“可是据我們听人說，这件事，不单单因为吉峰夺走了女人，而且因为吉峰是你的地主，所以你更加恨他。”

三吾听了这話，不觉吃了一惊。

六

当三吾被司法主任問到，夺走女人的仇恨，是不是还夹着对地主的仇恨时，他虽然平常連想也沒有想过，却不觉吃了一惊。

每次他干完了一天的活跑到阿清那里去，常常碰到整天沒有固定劳动的吉峰正在阿清家里閑談。那时候，他认为阿清的心的确是向自己的，因为有确实的証据，他只是羡慕吉峰有閑工夫。

司法主任的話正如好几天解答不出的算术題，忽然被人輕輕点了一点，真只是輕輕一点，便自然而然地很順利地解决了。他象被人摘去了眼罩的人一样，楞生生地望了望自己的心的周圍。

吉峰对他或是对阿清，从沒有摆过地主的有錢人的架

子。不但如此，而且無論誰（所有村里的人）都沒有說過吉峰的不好。可是，過細想想，搞女人是要有閑工夫的，象三吾那樣的黃泥腿，也許是不該搞什麼女人的。自從三吾跟阿清的關係疏遠以後，常常到街上喝酒，那時他結識了一個小面館里的女子。那女子是三吾村子里的人，她家沒有土地，父親山二是給人家干零活的，她聽了吉峰跟阿清的事，曾經對三吾說過，搞女人是要有閑工夫的呀。

他現在想起這句話來了。

三吾每天從早到晚，得上地里干活，地里的活有一天空閑就給人家去干零活，冬天趕着爬犁去砍木材，春天往小樟近海的漁場去干活，只有這樣勤勤苦苦才能過日子，所以在他看來，有閑工夫，無疑地就是有錢。當三吾要阿清跟他一起的時候，阿清好久沒有出聲，過了一會才說：“怎樣過日子呢？”阿清的家里，要是失掉阿清這個勞動力，馬上就吃不上飯。他明白這種情況，可是想不出好辦法來解決這問題。——一想到渺茫的前途，無疑地在兩人的感情中打上了一個眼睛瞧不見的結。因此，仔細一想，這位比誰都要好，一向互相信任的吉峰，即使當初不參加進來從三吾手上爭奪阿清，他和阿清關係的破裂也是注定了的；即使阿清不討厭三吾，不想把三吾拋開，這中間仍有一種不是大家的意志所能決定的力量，在那里作梗。——這種力量，開頭他以為是一種不可了解的、無法戰勝的迷霧一樣的東西，可是看明白了的時候，就知道這是由于一種無法可施的（在三吾是認為無法可施的）與吉峰之間的距離而來的。——他有時也同情

这个和自己陷入沒有前途的关系中的女子，看見她的頹喪的臉色，感到完全是自己的責任。他覺得自己的“戀愛”正跟在小說中或是偶然見到的電影中所見到的一樣，不是什麼“幸福”的戀愛。因為阿清馬上想到今后的日子，所以不管三吾對她怎樣好，她總不會跟他過度的親熱。對於這兩個貧窮的愛人，過日子與談戀愛並不是兩回事。可是，正因此，却使兩個“年輕人”互相不滿了。從內心中飽滿地溢出來的感情，一味地，毫無考慮地拖延下去，就不會有好結果。——不管阿清是好心，是惡意，總不由自主地把心向到吉峰那邊去了……。現在，三吾記起了，中元節那天晚上，他正去找阿清，忽然發現她正在黑幢幢的草地上跟吉峰喁喁情話，那時他不但感到“女人被人奪去了”，而且感到一種別的，自己也不了解的複雜的感情。

在他猛吃一驚的剎那間，他感到突然要哭一樣的軟弱的感情。是仇恨吉峰么，不是（直到現在他還覺吉峰是一個可靠的朋友），他只是面對着無法可施的事實，感到手脚癱瘓一般的感覺。現在看來，這正由於吉峰是地主，而自己是一個不足道的窮人的緣故。

司法主任注視着他的臉，沒有做聲。

七

“怎麼啦？”

司法主任一只手玩弄着鉛筆，催促着。

從司法主任所說的話引起了頭，三吾感到自己和吉峰

的事情，很明白地帶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可是他對於吉峰從來沒有想過他是地主這一層關係。因此他回答道：

“不……”

“唔……”司法主任搔搔光頭，接着又急忙嗖嗖地擦着毛胡子的臉。

“大概是這樣的，我也是這樣想，不過近來這樣的問題鬧得很凶。”

說着，又停了一停說：

“貧農當中就有人抱着不穩的思想。……”

現在，他明白司法主任問話的意思了。

但司法主任很明白，當砂田村的鄰村月形村鬧佃租鬥爭的時候，吉峰和三吾曾帶頭領導青年團，站在穩健的思想立場，盡力調解這一次鬥爭的。

“這件事您可以安心，我的性情還不至壞到這樣田地。”

事實上，三吾從來就沒有抱過這種思想。

“嗯，你也沒有想過，因為自己是窮人，所以女人被吉峰奪去了。”

三吾沉默了一下。又說：

“吉峰還不是這樣的人，因為自己有钱，對人作威作福，奪人家的女人呀。”

“唔，這是對的，他是一個好青年——可是結果却造成了這樣的事實。”

他又第二次吃了一驚，向司法主任望着。他對司法主任害怕起來了。這一回，他一直沒有作聲，覺得說出什麼話

来，不知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不过这种事，反正怎样都可以。”

以后，司法主任便瞅着他跟那个当文书的警察说：

“这一点搞明白了，这就行了。”

他便拉了一下叫人铃。

立刻，进来了一个值班的警察。

“把田口送回去。”

说着，司法主任把下颏抬了一抬，又嗖嗖地擦脸上的胡子。

派出所的警察带阿惠和母亲来的时候，正在这个审问之后。他们走进电灯光黯淡的那间屋子里，正中的火炉边，有一个警察，正张开了两腿，仰着身子烤火。派出所的警察给他一张小小的纸条，这位正在迷迷糊糊打盹的警察，立刻睁开眼睛来，向她们两个注视了一下，然后，打开门走出去了。

三个人在那里等候了一阵。外边好象正在下着又干又细的雪珠，一静下来，便听到雪珠打在窗戶上的沙沙的声音。有人在走廊里打着短短的呵欠，皮鞋声囫囵地走过去。每次，阿惠和她妈都以为三吾来了，心里别的一跳，把怯生生的眼光向门口望去。

阿惠对哥哥这次的事，事前实在是知道的。每发生一件事，哥哥的情绪愈来愈坏，陷入到无法逃避的境地上去，从旁看来是明白的。由于女人的敏感，她比哥哥自己看得更明白。象自己这种穷人家的人，处在这样的关系和立场

中，这个恋爱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阿惠好象感到自己就是当事人，有一种偏促不安的感觉。——这次哥哥的事，因此在阿惠心头深处，刻上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痕迹。

这时候，刚才那个警察匆匆地跑回来了。

八

警察进来以后，光把母亲带到隔壁屋子去了。阿惠默默地目送着母亲的瘦削的背影。——派出所的警察和阿惠两个人留在屋子里。两个人眼望着火炉，没有作声。警察慢慢地摘开了外套的扣子，从制服口袋里拿出皱瘪的朝日牌烟卷的包儿，用手指头摸索着的没有准头的手势，拿出一支皱曲的烟卷含在嘴上，然后把火柴杆子在火炉上吱的一划，点上了火。烟雾慢慢地向上冒。——两个人的影子从土间的地上延伸到墙头上，歪歪地落上窗档子上——一动不动。雪沙沙地打着玻璃窗。

“啊嚏！”

门打开来，进来一个紫膛脸的高大个儿，满身雪花，冷气冲着人的鼻子。

派出所的警察站起身来，把吸了一半的烟卷在火炉上擦灭了。

“您好，您好……”

这人常上阿惠家来，因此阿惠认识他；他是在乡军人占熊，砂田村青年团的团长，穿一双高到膝头上的软皮长统靴，每走一步便发出咕吱的声音。

“出了事啦。”

那人摘掉帽子，頭頂上冒出蒙蒙的汗氣，好像是急急趕來的樣子。

“是啊……唉。”

派出所的警察，照平時的習慣，嘴唇不動地說。

“我老早就知道的。——我发愁的，山田君，是青年團的問題。我想的，是從田口君個人的問題更進一步的問題呀。——啊，真惱人。”

“對啦……”

“噯，我想到有兩點關係重大，第一點是关于青年團的優良風氣。另外一點……老兄，這裡發生了貧農向地主動刀的事情，不管是什麼原因……對於社會的影響總是不好的。”

團長用慣於演說的口氣說了。……一直到现在眼睛望着火爐的派出所的警察，好似被誰抓住了肩頭，驚慌地站起身來。

“……………?”

“噯，就是這樣。你看那邊月形村，有人在地主門前扔糞。鬧共產黨案子，出了兩個壞蛋。——只有咱們砂田村一向保有寶貴的傳統……。田口這一向就不大管青年團的事，老到街上喝酒，這不單單為了女人……我想，其中還有個思想的原因。”

團長用手帕使勁地抹着脖子。

“這個，這個，吉熊先生，恐怕是牽強附會的吧。”

和氣的警察，急忙小聲地說。

“不，決不是附會。你看目前混亂的世面和青年人的情況就知道了，——不，事實如此！”

他好似替自己所說的話打上重點，把長統靴弄出咕吱咕吱的声响。山田警察偷偷向阿惠望了一眼，又把眼光落在火爐上了。——阿惠一直注視着自己的天蓬靴^①的尖頭，不禁在肩頭上使了一把勁。

“局長不在了吧，我想找司法主任談談。”

吉熊把門打開，準備出去了。那時候好像有新犯人逮進來了，廊下發出忙亂的腳步聲，——忽然，有女子的哭聲，其中夾着警察不許她哭泣的吆喝聲。——會兒，只有一個年輕的警察，一邊脫着手套，一邊走進來，見到山田警察，做了一個苦笑，說了：

“私娼，年成不好，這種傢伙就多起來了。”

九

門沒有全合上，從那兒吹進一股冷風。山田警察探頭向廊下望了一眼，一個包著頭巾披散著後發的年輕女子，雙手掩著臉抽擗著兩個肩頭，在廊下暗角落裡哭泣。

“從月形村佃農鬥爭失敗後，上街來的山上家的閨女呀……”

“山上家的阿芳姐？”

阿惠吃了一驚，這個人她是有点認識的。

① 這是怎樣一種靴子，沒有查考出來，姑從音譯。

“是的，叫阿芳。干这种事，活该倒楣……不过听起来也实在可怜……”

“嗯……是吧。”

“从那以后，山上好象就过不了日子，到哪儿去找活，因为小地方，大家都知道他闹过事，谁也不愿意要他，就靠阿芳出来挣些钱，养活一家人呢。”

值班的警察拿着簿子出来领收犯人。领收之后，就拉着在暗廊下哭泣的女子，到拘留所那边去了。女的知道要进去，急急忙忙地说着什么，忽然大哭起来了。

“臭婆娘，哭什么。——反正，是你自己干的好事！”

听到这个声音，那个把女子逮来的警察，在一刹那间，做了一个阴郁的脸。接着，便自言自语地说：

“好象已经挣了一块五毛钱了……”

阿惠静静地听着向拘留所方向渐渐远去的哭声……一听到这声音，她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的身子索索地抖了起来。——女人卖身的事情她虽然也听人说过，可是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想到哥哥如果要坐几年牢，自己是长女就得负担养家的责任。哥哥活儿干得那么苦，家里日子还不好过。一点没有吃好的，还欠上了租，堆积了债务。秋天收杂粮的时候，市价就跌，租佃的人家要是不出卖就过不去，偏偏这时候，市价就是一直往下落。以后到了冬天，再到春天，杂粮的价钱便一定往上涨，从农民那儿收了租的地主和街上的粮食店，到那时才抛出来卖。阿惠他们就是处处吃亏，没有抓拿。阿惠的哥哥，要弥补这个青黄不

接的季节，便只好出去給人干零活，挖砂土，砍木材，到水利工程上当土工。一旦沒有了哥哥。——阿惠好象就在眼前看見今后就要遇到的日子。

山上家閨女的哭声，一声声象玻璃屑一样，刺痛着阿惠的身子。

“拿了錢，快乐了，——还要哇啦哇啦哭什么呀！”

她聽見有人这样說，实在有点听不下去，茫然地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了。过了一会，母亲回来了。

說是会面会使对方神經太兴奋，无论如何不允許。因此阿惠就跑出去，买了鸡蛋和橘子，托看守送进去了。

以后过了四个月。——这其間三吾已押解到札幌的監獄里。这年的冬天，对于阿惠跟她媽是黑暗、寒冷的漫长的冬天。每天每天下着又細又干的雪粉，雪堆积起来，掩灭了树丛，埋住了馬房，石狩平原一望无际，又平又广，四处只看見地平綫。

每天早晨，路上积滿了雪，一直連接到公路上，阿惠用破草袋做了两只包脚的草鞋，用毛綫圍脖子紧紧包卷着头臉，鼻尖和两耳冻得发紅，踏着雪出去，到街上的小工場去編織軍用手套。

母亲跟阿惠每天重复几句同样的話，已变成了习惯。

“这时候，三吾在吃飯了吧。”

“这会儿，三吾已經睡了么。”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母亲把阿惠叫醒說：

“这时候，三吾一定也沒有睡着呢。”

母女的道路

一

母亲和阿惠从公审庭回来，坐在候审室原来那个角落的时候，才第一次想到：啊啊，是了，从此三吾要六个月不在家了。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律师进来了。他左肩头略略耸起，身体又瘦，律师服斜挂在身上象和尚的袈裟。

“田口君也决定不上诉了。——现在，是最后一次会面，两个人都去吧。说是最后一次，也不过是六个月，可别太伤心啦。”

说着，便从口袋里拿出两张会见许可证交给她们。

“刚才跟田口君谈了许多话，他是一个很难得的坚强的人，叫人佩服。”

律师说了这些话，好象忙着别的事，便说：

“好吧，再见……”

说着，便出去了。阿惠跟她妈送他到门口，一次次地向他哈腰。

监狱就在法院对面，隔一条化雪的泥濘的马路。厚厚的混凝土高墙，映着快到春天的和煦的阳光。墙底下有带

刀的看守，不时地来回巡邏。一一混凝土的墙头上露出紅磚建築物的頂部。

走出候审室，外边的光綫意外眩眼，也还是由于春天快要来的緣故。她們拣冰雪較硬的地方走过去。路边的下水道不断地潺潺作响，流着化雪的水。

監獄入口是粗大的鐵柵門。旁边有一座電話間似的守卫房。阿惠向站在那里的看守提出了会見証。看守啾啾証件又啾啾她們两个人，便咕吱一声，拉开小鐵門。进了門，旁边是一間阴暗的等候室，叫她們在这边等着。那位老在哼鼻子的矮小的看守老人，嘴里喃喃地嘀咕着什么，响着嚓嚓的脚步声向正面的房子走去，那儿大概是監獄的办公室。

母亲在长椅上坐下，弯着腰，几乎把脑袋搭拉到两个膝头的中間，用手帕掩着面孔。

“媽，您肚子痛么？”

可是母亲沒有出声。

等候室很冷，因为晒不到阳光，冷得刺骨。屋子里已經有一个年輕的女子，正在那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手里捧着一本书看。她在站下来的时候，也不停地躁动两只脚。这是一个眉清目秀，好象是有知識的女子。

“肚子痛么？”

“不……”

可是母亲还是弯着腰一动不动。

那女子好象想起了什么，从等候室門口探出头去叫喚了：“門卫！門卫！”

那門卫进来了，她便不高兴地说：

“怎么回事？太慢了，我已经等了半个钟头。”

門卫楞了一楞，说：

“你对我说，我怎么知道呢？”

“请你报告一下所长，故意为难么！”

“不，快了快了！”

門卫这么说着，便走开了。

那女子嘀咕了一下，又开始溜起步来。她读着的一本书，上边夹着许多横行的外国文。阿惠吃惊地向那女子望了一眼，心里想，这是不是刚才说的“共……”什么党的朋友，她想，这一定是的。

阿惠她们先许可会见了，那时候，母亲忽然说：

“阿惠，你一个人去会见吧……”

二

阿惠会见了约十分钟模样就回来了。她红着眼，脸上留着泪痕。母亲见阿惠回来，也没有马上抬起头来。

这天傍晚，她们在札幌车站搭上了到旭川去的下行车。——这样，一切就决定了。两个人，也没有往车窗外边张望，呆呆地坐在车厢里。火车穿过札幌市外的工厂区，开到遍地白雪的石狩平原。田野上的雪光，反射到火车的顶板上，不绝地闪烁着白色的光点。

那时，母亲第一次开口了：

“阿惠，三吾怎么样？”

“他很好。”

阿惠的小小的脑袋里，充滿着一天中各式各样的印象。

“他說了什么？”

“嗯，让媽扭了那么多的心……真对不起老人家。”

“……！！”

母亲打算說什么話，只是动了一动嘴唇，沒有說出什么話来。

“……他說，他干了傻事。以后决不干这样的傻事。”

“啊……”

“在里边每天有运动。回监房的时候，在走廊下碰見了月形村鬧事时候認識的人。那时候，哥哥到那里去过，叫他們不要再鬧事。現在見了面，覺得很害臊，非常害臊……那个鬧事的，听說也是共……产……党。”

“嗯……”

“后来他又說，叫媽再种吉峰家的地，心里也难受，不如到小樽安子那里去，想法子过日子。等哥哥出来，一定好好干活，报母亲的恩。”

“嗯，到小樽去么，也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他說还是这样好。”

“現在，也不愿再和吉峰見面了……可是到了小樽，怎么办呢？……”

“借一个小房子，想法子过日子呀。”

“唉……”

“給小林家商量，叫安子出来，我跟她两个人干活，总可

以过日子的。”

“唉……我也不想活多久了。”

自从发生了哥哥的事情，母亲和阿惠，这四个月来的日子，过得都是侷促不安的。——她們两个几次三番到街上吉峰家去謝罪，觉得无论怎样謝罪总是不够。肩头被砍了一刀子躺在床上的儿子，對她們两个还表示客气。这个人真是一个好人。可是吉峰家的父亲，因为自己的独子，叫自己家的佃戶砍伤了，見她們来謝罪，也沒好臉色給她們看。阿惠跟她媽有时好久好久站在外边寒冷的雪地上，竟不知道要怎样才好。——不但吉峰家，連村子里的人，也对田口家冷眼相看了。到了春天要种地的时候，可怎么办呢。阿惠感到就是哥哥不說，也得另外想个办法才行了。

哥哥的事情已經决定了；現在回到家里去，就只有上小樽去的准备。——阿惠对于离开老家，倒没有什么好大的留恋。可是母亲的心里，却老在囁咕着这件事。

自从哥哥的事情发生以来，阿惠头脑里想过种种念头，把脑袋都弄昏了。当她靜靜坐下的时候，眼睛面前便一幕一幕出現新的形象，深深地刻进她閉塞的心头。——哥哥，阿清和吉峰，吉峰的父亲……青年团团长，山田警察，山上家的閨女，这四个月来的編織軍用手套的活計，共产党的人們，看书的那个女子，在法院廊下給抓起来的那个男人的奇怪的笑臉，律師，代书人……还有村子里的人……仅仅在四个月之中，她知道了一些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在她的身边滾滾乱轉。

火車隆隆地响着，在一片积滿了白雪的防雪林中，发出沉悶的迴音，不断地前进着。

三

阿惠她們离开村子的一天，是和她們的情緒很不相称的晴和的日子。

春天真正地到来了，公路上，田野中，草丛中，到处都流出許多临时的小河，发出潺潺的水声，滿滿地流着化雪的水。河对岸，杂乱地傳过来牛鳴、馬嘶和鸡啼的声音。——在雪底下埋了半年的黑土和荒草，还有点綴在四周的农家的茅屋頂，都从潮湿的外表上冒出蒙蒙的蒸汽。

农家的人們都从屋子里走出来了，他們把門板摘下来，修理着仓房。当阿惠她們的大車隆隆馳过的时候，那些人便停下手里的活計，伸起腰来，举手招呼。山館家的儿子从这边举起胳膊来答应他們：

“啊囉……”

走过河边杂木林边的时候，忽然听见拍刺刺一声，好象是今年第一次出現的小鳥儿，飞到别的树上去了，还唧唧地叫出声来。

阿惠不时地抬起怯生生的目光，眺望着已經有了春天气息的輪廓模糊的辽闊的石狩平原。——这是熟悉的风景。自从内地搬到这儿以来，这种风景已經看了十年。可是从今天的阿惠看来，却好象第一次发现的一般。她想到这个好象现在才发现的风景，以后再也見不到了。——这

样想时，眼睛里便好象吹进砂子一般，痒痒地流出眼泪来了。

化雪的路很不好，每次轆轳落进水沟里的时候，阿惠跟她媽便好象要从車子上給扔出去一般地蹦起来。

一同搭在大車上的一个月形村的跟母亲認識的四十来岁的妇人，老在同情着她們两个。母亲可是不管她說什么，都把脑袋搭拉在胸口上，一句話也不說。阿惠只好搭上腔来。

“啊唷唷！”那妇人說。“你們村子里的人，都啾着你們不吭气么？”

这妇人在月形村佃戶鬧事的时候，曾經跟別人一起上地主家門前扔粪。

“你們走掉对他們还不是更好，不用打一个招呼，就有人来种你們的地……”

“种庄稼的，沒有地就沒有吃的。——那些人不該啾着你們不吭气，你們的村子真是……”

她不断地用男子的声气談論着：

“你們三吾哥平时总是跑青年团，跑吉峰那儿，光跟有錢人在一起，这就不行……那些人归根結底，不能当我們貧雇农的朋友。眼前的事情便是很好的証据。要是平时不那么老上派出所，上青年团团长那儿，上吉峰家去跑，跟穷老百姓好好当朋友，遇到現在这样事情，你們就不会跟偷食猫一样叫人撵出来……”

“喂，老大媽……”

坐在趕車台上的山館家的兒子，突然回過身來大聲地說了：

“在你們村子里，你可以隨便說話，你在砂田村，可不能亂宣傳！”

月形村的婦人哈哈地笑起來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幾時也變了正派青年啦！——現在你可以替代三吾進青年團，好好幹事啦！”

她這樣說着，又哈哈地笑起來。她一笑，就露出滿口的又黑又脏的牙齒。

又過了一會，月形村那個婦人自言自語地說了：

“唉，你們上城去吃過苦頭，就會明白了……”

安 子

“請進來！”

“請進來！”

“謝謝你，下次請再來！”

“請進來！”

客人一个个地进来，一个个地出去——安子急忙忙地端着装白飯、醬湯和咸菜之类的盘子，在厨房的柜台和客人的食桌間来回跑轉，嘴里不自覺地使勁地叫着。

她把空盘子两个三个疊在一起，两手端着，跑进厨房的水槽边去。又手快脚快地擦抹吃過飯的脏桌子，因为旁边正等着新来的客人。

钟上还不到六点，外边，雾一般的早晨的冷空气，流动在沒有行人的街道上，和人們还在睡覺的密陣陣的屋頂上。上碼頭去的搬運夫和上工厂的工人，就在这时候陆陸續續地进来，吃一毛錢一頓的早飯。每天早晨来的大半都是固定的客人，見了安子都認識。

“小安，今天的醬湯不鮮呀！昨晚上干了坏事吧！”

一个穿短靠的工人，醬湯的热气籠罩着他的毛胡子，笑

着說話了。

“混蛋，我不知道！”

安子使勁把这工人的肩头敲了一下。

“不痛呀，再打重点！”

別的人都哄笑了。

安子跟她姊姊阿惠不同，是一个皮色白淨，长眉大眼的快活姑娘。个儿也比阿惠大一些。——客人們都喜欢她，大家叫她小安，叫她安姐儿。

到了八点钟左右，客人都散了。那以后，大多只是偶然一个两个，象記起什么一般，单独进来。因此，安子就在厨房里帮助洗碗碟。洗过碗碟，一直到十一点左右都閑空，那时她便把衣服稍微擦上一把，坐在店堂的椅子上看破破烂烂的旧杂志和客人借給她的书。因为早晨起得早，她老爱打盹，手里的书不时地掉到地上。——可是她爱讀書，虽然老板老說她，却还是不肯把书扔了。开头只要是书，拿来便看，有了书，晚上上了床还要看，可是渐渐地她看书的方法改变了。每天正午前有一个来吃飯的客人，經常給她带书来，她对那些书发生兴趣了。

这位客人，——实在說，安子也看不透他是怎样的人。他穿一套磨光了的灯芯絨服，一双破旧的沾泥带土的皮鞋，看来当然象是一个工人，可是听他說話，却跟上这儿来的別的工人、搬运工和干零活的人不一样。——开头，她想这是一个有学問的人，大概是落了魄的。可是后来她明白了，他是“搞工会的”。这人很会說話，每次来就跟安子談許多事

情。所謂“搞工会的”，就是近来在小樽兴起来的“工人团体”里的人。工会离这饭馆很近，除了他，还有别的工会里的人常常上这儿来吃饭。

工会是干什么的呢，这客人对安子谈的最多的，都是这事情，可是不管他谈了许多次，安子还是不十分明白。比他所谈的话更使安子发生兴趣的，是这个人很有劲儿，脸上有一股迫人的光輝。

安子干完了上午的活計，坐在店堂的椅子上，把叠了角的书拍拍地翻开来——連她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在等待那个客人的到来。

二

安子干活的这家山福饭馆，是在小樽的一条工人街上。这条街一直通到有各种工厂、仓库、运输行的海边。

正在看书的眼睛，觉到忽然閃进一条光，——有人打开布帘子走进来了。

“請进来！”

这句话对于安子已經不需要动脑筋，象反射一般脱口而出了。——她把书合上搁在一边，站起身来。

抬头一看，是工会里的人。

“請进来！”

現在她的声音更有勁，不是从反射而来的脱口而出的“請进来”，这样的“請进来”，安子是对誰也不說的。

那客人一进来，照例坐在右边脊兒上的椅子上。

“今天有什么菜？”

“今天菜特别好！”

露出满口的洁白的牙齿，她开玩笑似地把脖子一扬。

“一毛钱还有什么好菜？”

那人笑了。

灯芯绒的衣服穿得很合身，是一个英俊的男子，帽子戴得稍微往后一点，长头发披到额上，脸型是瘦长的，很清秀。

照例，安子眼望着厨房那边，叫了：

“上等饭一客！”

叫了之后，便把刚才看的书拿过来，放在那人面前，指着把指甲刻了记号的地方问他

书上有许多这样的字句：“组织者”、“工代会”、“产业别”、“流动本部”、“支部”、“分会”、“纲领”……如果另外没有别的客人，在那人吃饭的时候，安子便坐在旁边听他解释。

每天看报纸，意外地碰上这样的句子：“厂内发展了支部的组织……”，“被警察当局发现，于某日清晨，袭击了他们的流动本部……”，“这个人某某地区的组织工作者……”等等。安子明白了意义，就发生兴趣了。特别是第一天刚了解，第二天就在报上遇到了。——开头，安子只是为了认识一些单字，懂得一点新名词，对这种书发生兴趣，才去读它，还没有超出这样的范围。可是渐渐地发生变化了，连她自己也是这样地感觉到。

父亲死后，她就到吉峰家去看孩子，她也常常跟姊妹阿

惠，一起背着萝卜、小豆之类上街去叫卖。后来为了帮助家庭，到小榨来，在她的生活中，这些事情，就象快到冬天时的雨点一样，一点一滴，留下了冷冰冰的回忆。这些回忆，也成为安子了解一切新事物的基础，当然，她是不自觉的。

“你，明白这种事么？”

安子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说：

“从春天到秋天，一家人全都下地，耕地、耩地、锄草……这样地好容易打来一些粮食，可是一大半就叫人白白拿走。这时候的心情，不是租地来种的人是不能够了解的！”

以后，她留意着守在柜上的老板，——象平时闹着玩的时候一样，把大拇指轻轻地伸出来

“这儿的老板，也是一样的货色！一天干到晚，能够挣到多少钱，是可想而知的。我一个月只挣十块钱！——剥削人嘛！所以长得这样胖！”

最近，安子记住了“剥削”这个字眼，常常使用上来。

工会的人一边吃饭，一边时时地想着什么。他向四边打量了一眼，压低着嗓子说：

“安姐，有一点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

三

“商量？——什么事？”

安子黑晶晶的眼珠子转了一转，把自己的椅子拉近一点。因为没有旁的客人。近午的阳光，越过玻璃窗映出棋

盘形的影子，落在地上。

“是那样的……”那人想了一想。“听说安姐家里的人都上小樽来了，借了一间房？……”

“嗯。”

“我们的工作，这一向越加困难了，现在得找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啊，是怎么回事？”

“对。”

“一个六铺席的屋子住了两个人，姐姐跟妈，这个成么？”

“成……不过你得跟妈妈、姐姐好好说一说，——说明我们干的工作，要不说明白，可不行。”

这样说着，又把嗓子压低些。

“这是当秘密地址的。”

“我明白了，去跟她们说说看。”

“那就拜托你啦。”

“去说说再讲。乡下刚出来，什么也不懂，也许说不通呢。”

“乡下人也懂的呀。月形村农民斗争是有名的，不就是你们的邻村么。”

安子听了这话，笑了一笑说：

“可是我家哥哥，是一个青年团的干事，人倒是个好人……”

“你哥哥不是为了女人的事，砍伤了地主的儿子么……”

“对。”

工会的人脸上浮出微笑说：

“他不是很勇敢么？”

“是为女人呀。——青年团的干事就是这样的人。”

“囉，你真厉害？”

“可是，还有更害臊的事呢。——月形村闹事的时候，哥哥还到月形村去，到处劝人說，闹事不好，叫人家不要鬧！——这还是好哥哥么？”

“你这話是不錯的。可是我們所做的事情，許多人不是一下子就明白的。所以我們需要拚着命去干。——即使小樽的工人，也是这样的，比你哥哥更难搞的人，也有的是。”

接着，带着作弄的微笑说：

“首先，說你吧，你还不是不一样。你到这儿来了整整一年了，整整一年了！”

安子象玩笑似地縮了一下脖子，可是立刻低下眼皮深思起来了。

“对啦。”

他举起和善的眼光，看了一眼低下着长睫毛的安子的美丽脸。

“世間的女人，不明白的人可多着呢……”

“对啦。”

“近来，我每次想到的时候，觉得这样过下去真是不耐煩。”

“……？”

那人好象发现了珍奇的东西，不禁把眼睁大了。

“我想，我难道一天到晚，就是这么‘请进来’，‘谢谢你’，‘一客上等饭’，‘一客鸡丝蛋炒饭’……这样过下去么……”

安子依旧低着眼皮，用指头擦着桌上的污渍说了。

“也许是我年轻不懂事，我总觉得我还应该做一些别的事情……”

四

“也许你会笑话我，你们干的事情，我也有点明白的呀！”

她低着脸，用指头擦着桌上的污渍说。

安子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很不错。比她姐姐阿惠好。阿惠拚命大声地念书用功，安子可不把姐姐当一回事，她去捉鱼，拿上了色的酸浆草做的哨子，呜呜地吹着，把嘴唇染得血红，挨妈妈的骂。——可是只要听姐姐念书她就不知不觉记住了，反而比上一级的阿惠，成绩更好。只有算术课，她赶不上姐姐。

在学校里，同学们、比她班次高的学生、先生们都喜欢安子。她能说会道，人缘好，又长得漂亮。——跟她比起来，阿惠不爱说话，不但自己不会找朋友，别人要接近她也困难，只不过因为她是安子的姐姐，有时候被拉来参加一起。阿惠个儿长得小，脸也长得小，两个人一起出去，人家常常把安子错认成姐姐。

安子知道一点新的名词，就到处使用起来。——有一

天，安子从学校回来，忽然說家里吃得太坏，每天差不多都是“青菜湯”、“臭豆豉”，有时沒有大米，便三天四天光吃“土豆饅饅”，她就說这种东西沒有“营养”。她听先生說过，便对母亲和阿惠說出“維他命”的話来。还說應該吃肉、鱈魚、西紅柿什么的。

“先生尽教你这些干么。”

母亲說了：“他教你掙錢的本領，那末肉啊魚啊就都有啦。”

阿惠笑起来了。可是安子还是好几天不高兴。以后阿惠給妹子开玩笑的时候，就叫她“維他命”，这一叫，对安子很有效果。

可是安子还有另外的一面。因为家里是贫农，她們上学校去的时候，常常带着烤土豆当飯。她們的小学校是在外村的，北海道种五町十町日子过得比較好的庄稼戶相当多，那些孩子看見安子她們带烤土豆当飯，便笑她們。有时还追赶正在吃烤土豆的安子，故意作弄她，把土豆搶走吃掉。阿惠害怕他們作弄，常常不敢拿出来吃，带回来偷偷吃了，有时被人瞅見搶走，她就哭起来。可是安子却立刻板起臉来，跑到老师那里一五一十都告訴了，作弄她的孩子，便被老师罰立壁角。第二天，她还是吃她的烤土豆。——学生們吃飯时习惯把飯盒盖子遮住食物不让人看，安子却不这样。

月形村佃戶鬧事的时候，有过这样事情：两姐妹出外有事，从公路上回家，碰見一个不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便是

外村人)騎着自行車从对面过来。那人見了她們,一只脚从蹬板上探下来踩在地上,把車子停下了,說:

“你們是砂田村的么?”

安子回說是的,那人就从怀里拿出傳单来,托她們在村子里散发。阿惠害怕,不敢接受,安子却問了一声:

“光是发一发么?”

便收下来了。

回到家里被母亲和哥哥罵了一頓,傳单被沒收了。

五

可是安子在村里小学的时候,却留下了忘不掉的記憶。

她接連当了几年級长。那时候她还在当級长,——快要毕业了,有一次校长調查升学的人数。从砂田村和月形村来上学的二十个学生中,准备升学的却只有三个人。只有这三个人举了手。

其他的学生,全是貧农的孩子、粗点心店的孩子、小酒店的孩子,他們臉上都显出羡慕的神色,回过头去看那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被大家的目光一齐瞅看,有点臉紅,可是还是显出得意的神气。——看那三人,成績全比安子差,而且除开副級长下面的一个,其他的还是中等以下的成績坏的孩子。那时候,安子簡直不明白了,产生一种奇怪的心情。她覺得实在不愿意来解釋这事情的原因。——比自己成績低得多的人,却可以升学,那当然因为家里有錢,可是明白了这点,安子的心里还是不能服气。

一向，象这类的事也曾經有过。比方，北海道厅的长官到学校里来視察，代表学生致欢迎詞的，照例应当是当級长的安子，可是因为没有好衣服穿，便由有錢人家的孩子来代替。又如运动会和远足会，也因为沒有衣服、沒有錢，只好不参加。可是遇到这类事情，安子跟阿惠不同，她总是装出瞧不起的神气。听有錢孩子念欢迎詞，她就假笑着听，她說参加远足和运动会的人，就是那些有閑工夫，光对这种事情有兴趣的人。阿惠又跟妹子不同，遇到那种事情，她就哭得很伤心，說大家一样上学，却碰上这种可怜的、不公平的事情。

可是关于升学的事，却使安子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好象她被人一脚踢开了。——准备升学的学生，开始在每天下課以后留在学校里温課了，他們带着《升学指导》、《算术解題》之类的书，故意让别人瞧見。安子見了，一肚子都是气。可是这些学生，在平常上課老师問問題的时候，能够举手的次数，还不到安子的一半。——这一晌安子变成了满心不快，不愿說話的孩子了。而且常常向家里鬧着要让她升学，虽然明知道这是办不到的。

阿惠看着突然变了性格的妹子，心里非常难过。她看妹子的成績好，愿意自己多干活，想法子让妹子升学。她对母亲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可是母亲連考虑也不考虑就說：“庄稼人，反正就是摸摸馬屁股，要學問干什么。”而哥哥呢，就是悶着不吭气。——当然，安子升学是沒有希望的。安子再也不吹酸浆草的哨子了，她悶着头光是想。

有一天，安子出外回来，在路上，碰到了三个准备考試

回来的同学。安子便站下来，恶狠狠地瞅着他们。

那三个便靠紧了肩头说：

“怎么，升不了学，心里难过么？”

安子不说话，捡起路边的石头就向他们扔过去，接连扔了好几块，有一个碰破了鼻子，出血了，倒在地上。

安子潮白了脸跑回自己家里，一脚踏进门口，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六

月形村闹事的时候，门口被人扔了大粪的那家地主的女儿，就是升学的学生中的一个。那女孩就是在副级长下面的，在学校里功课还算好。——安子听说她家被人扔了大粪，高兴得不得了。

“听人说，做梦梦见手捞大粪，便可以得到黄金！”

在下课休息，大家聚在一块的时候，安子这样对大家说，故意让那个学生听了难受。大家明白了安子的意思，嘩的一声嚷了起来。就是安子不那么说，大家也正想出这口气。

“做梦见到大粪，一定也臭得要命吧？”

一个从月形村来的家里参加抗租运动的贫农家的黄头发的女孩，附和着安子，更大声地说了。

“当然，臭得鼻孔往上翘！”

大家哈哈地笑了。

“黄金跟大粪是分不开的！”

“对啦，颜色也一样！”

地主的女儿受不住，向风雨操场跑去了。

瞧呀，龟孙子。——安子想。

月形村在砂田村隔邻，那儿土地贫，石砾多，黑土薄，每亩地的产量比砂田村差得多，可是地租却没有差别。——这一点，地主们是商量好了的，因此，月形村常常发生抗租运动。运动一起来，安子她们的哥哥三吾就代表青年团每天到那边去。青年团中，以吉峰为首，地主的势力是很大的，他们巴望运动赶快结束，不让坏影响传染到自己村子里来。三吾到那边是去“调解”的，安子并不知情，她光想运动拖得愈久愈好，让地主遭灾。

就在这时候，有一次，安子被睡在身边的母亲推醒了，吃惊地睁开眼睛来。原来安子正在做梦，在梦里大声地嚷嚷。

她梦见她在公路上拼命地跑，一手抓着大粪，在她前面，是那个副级长下面的女孩，披散着头发，一边嚷一边逃。看看快要抓住了，可是总抓不住她。龟孙子，龟孙子！安子咬紧牙齿拼命追。风吹响她的耳朵，呼呼地从两边脸腮上吹过去。安子把抓着大粪的右手举得高高地，跑着，跑着，最后，左手终于碰到了那女孩的后领子。她一把抓上去。就在这一刹那，那女孩回过头来，一口咬住了安子的手弯。——安子不觉噢的一声叫了起来。那时候，她被母亲推醒了……可是安子心里还老大懊丧，为什么在梦中，没把大粪扔到她的脸上。

安子在黑暗中睁开着眼睛，这样那样地发着孩子气的幻想。——她想象这女孩被佃户们扔进沟里，头先下去，她

想，这才痛快呢。因此，她就升不成学了！……安子作着各种幻想，想到最后，总是这女孩变成残废，升不成学。想象到这儿，她就放心了。

因此，当安子知道哥哥上月形村去，是为了调解运动，她就想：这种哥哥，算什么哥哥呢。

七

当升学的同学们，分别出来住在札幌、小樽的宿舍里的时候，安子也到小樽来上这家饭馆干活了。可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安子把看旧了的丢了封面的书和杂志，和阿惠给她的书，包了一大包，这就是她的全部行李。——她想：虽然进不了学校，可是书一定要不比升学的人看得少。

上饭馆的有各色各样的人，大部分是工人，他们急急忙忙吃完就走。安子长得讨人喜欢，性子又和气，不仅工会里的人，还有一些人，都爱跟她说说笑笑，聊个天儿。有的请她去看电影，有的给她带《新青年》、《皇帝》^①来。安子得到这些便一篇也不漏地贪心地看。也有的人，一边抽烟卷，一边给她讲小说，讲纳赫留陀夫^②的故事。在这种近市郊的工人区里常有的一班年轻二流子，成群结队地闯进来。——

① 《新青年》是著名的侦探小说杂志，《皇帝》也是著名的大众娱乐杂志。

② 纳赫留陀夫是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的人物。

可是，安子却不知不觉地，特別跟工会里的人合上拍子，漸漸接近起来了。

每月一次的“第三个周日”，工会的人叫安子去参加演讲会。开头只是半开玩笑答应了人家，不去不行了。只好一半勉强，一半担心地去了。会场上只有四五个女的。安子挤在男子們中間，侷促得很。

每上来一个演讲的人，会场上就拍起手来。她看見女人也在拚命地拍手。再看上来的，都是上飯館来吃飯的相識的人，他們讲的，又都是在飯館吃飯时常常讲的話，大半她都懂。“工人，农民……！”“工人，农民！”——这些話，跟記号一般，反复地說着。这是很平常的話，可是很奇怪地，却直接地打动了安子的心。

到安子身边的那些人，和看电影的时候不一样，都是跟在村里时同样的干活的穷人。这儿没有一个因为可以升学就向人驕傲的人。安子好象回到了几年沒回去的惦在心上的自己的家乡，觉得很舒服，一点也用不着拘束了。每天在飯館里跟老板一起过活的安子，已經好久沒有这样的感觉了。

过了一会，那个工会里的人走上讲台来了（安子不知道他的姓名，就随便叫他山田或是佐佐木）。那人走上讲台前，喝了水，一只手把长头发往后一掠。——因为大家都在拍手，安子也跟着拍了手。拍完了，她突然覺得害臊。

强烈的电灯光从左边屋頂上照下来，照出他的輪廓明显的臉，他站在滿貼着标語和演讲题目的面前，給安子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讲演跟別人不一样，不那么声色俱厉，常

常說得叫人發笑，說得有条不紊，句句搔到人的痒处。安子听得很明白，不过見他不是那么让人听得捏紧拳头的說法，好象感到一些不滿足。但他沒有被警察喝令“停止”^①，讲完了才走下台来。听完之后，群众鼓掌却鼓得特別多，——这一回，安子拚命拍手，却不觉得害臊了。

會場上到处都是警察，都把帽带扣在下頰上，腰里挂着短劍。讲台底下，坐着一个制服上綉金綫的監場，把指揮刀拄在两膝中，一股威风凜凜的样子。

“停止！”

金綫发出吓人的大声。

会快完了，每个上台的演讲人，讲两三分钟就被喝令停止。每次，听众都一齐站起来。其中出头吵鬧的，立刻被警察从群众中拉出来，两边两个警察抓住他的胳膊，逮捕起来了。

有的演讲人被喝令停止之后，还繼續往下讲，便被赶上台去的警察拉下来。——在动荡着的群众的肩头中間，可以望見这样的情景。

安子兴奋地咬紧着牙齿，挤在人群中，向大門口涌出去。——會議被解散了。

八

① 日本群众集会时，警察臨場監視，演讲的人說了激烈的話，便被喝令“停止”，不让他讲完，就赶下台去。

會議被警察解散了，群众从会场里涌出来，变成一股大流，涌到大街上。安子挤在人堆里，惦记着那人不知怎样了。給逮起来了么。看那样子，是很危险的。

汽车上装满了被捕的人，不断地响着喇叭，可是谁也没有把道路让开。只有汽车的引擎拍拍地响，可是开不动。

“谁也别让路！”

“龟孙子，要鞭就鞭吧！”

工人模样的，穿短褂的，全都挺起了粗大的肩膀。——看过去，群众当中还夹着许多学生。

回到饭馆里，老板正把算盘放在账簿边算帐。他问：“电影好看么？”安子对老板说是到公园电影院去看电影的。她只好信口答应着，走上楼去。在没有天花板的屋顶房里，白天当着西晒的太阳，就热得透不过气。——安子第一次好久好久没睡着，脑子里东想西想，回想着演讲会上一个一个的场面，想起那人端着玻璃杯喝水，把长头发往后掠去的样子……

月形村闹抗租的时候，在砂田村曾经举行过一次“反对恶地主演讲会”。——砂田村没有农会，月形村的农会和旭川村的农会在月形村发起抗租的时候，也准备在砂田村播下种子。那时候砂田村的青年团便来捣乱演讲会，结果跟农会的人打起架来。安子她们一年只能看到一次两次“下雨式”^①的电影，她想赶热闹，去参加这个会，被哥哥三吾喝

① 破旧的影片，放映时出现许多纹影，象下雨一样。

住了。现在想起来，那个会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的。——安子认识了工会的人，听他们讲种种的话，而且又亲身参加了这样的会，对在村子里时自己生活的“真相”，觉得有点明白了。这是那么清楚，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

安子向来——想起来，就是很小的事情，比方“维他命”的事情——一旦心里明白了，就非实际去干不行，不肯袖手旁观。事实上，她自己也不知站在什么立场，怎样去干，总之，一想到，她就非去碰一碰不行。从安子口里，对山田或佐佐木这些工会的人，说出自己想干点事，而且非干不行。这已经跟她平时的脾气不一样，是想了又想才说出来的。

“我们早就等着你了。”

那人听安子这样说时，眼睛里发出光来了。

“不过，我什么也不懂，况且我是一个女子，这样说也许冒失……”

“没有这样的话，咱们组织部浅田的太太，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上又扯着一个，还在贫民窟里跑来跑去呢。”

“是么……”

安子又用指头抹着桌上的污渍，默默地想了。

“你要工作，你还有家，一下子不能专门来干……你帮帮我们，先干些小事情，好么……”

“好，一定就这样办！”

安子抬起热烘烘的脸，瞅着那人的脸。

“那末，刚才托你的事情——借用一下屋子，你一定得好好对你妈和姐姐去说……”

阿惠的負擔

一

等飯館關門之後，安子便到母親和姐姐租賃的那個房子里去。——阿惠每天回家很晚，這時候去恰巧正好。

由安子的老板介紹，阿惠一到小樽馬上到輸出青豌豆的揀豆廠去干活。工作時間是早上六點到下午五點，或是帶做夜工到晚上九點。工廠老板為了要人多干活，用的是計件工資，有的人一天就干十四五個鐘頭的活。每天做到下午五點，平均可以掙七毛錢，做到晚上九點，大概可以掙到一塊。不過每天干到九點，身體是吃不消的，勉強干下去，第二天沒有精神了，活兒干得反而少。

工作是很簡單的。從監工的人那裏領到一定數量的青豌豆，倒在平面的台子上，眼快手快地把碎豆、爛豆揀出來，分別扔到另外的箱子里，再送到監工那裏去檢查，檢查通過了，又領另外的一份。——工作看起來是容易的，可是碰到被監工拒收，或是被脾氣不好的監工故意刁難，那就一天只能掙半天的錢。

開頭，母親也上揀豆廠去干活，可是身體不好病倒了。——假如阿惠好好干，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倒好了，可

是一向干庄稼活，手指又粗又笨，不及别人那末轻巧。直到干了三个月，才追上别人的效率。从母亲不干以后，就得完全靠阿惠挣钱过日子。安子每个月至多给家里五六块钱。——阿惠感到自己负担的沉重。

阿惠默默地，每天勤勤恳恳上厂去。厂在港口的运河旁边一排仓库（主要是杂粮仓库）的楼上。大的有两三百工人，普通的约莫百来个人（最小的是二三十人）。全是十四五岁到四十五六岁的女工。码头工人手提着垫肩和铁钩子在窗户外面接连地走过去，回头向楼上打着招呼。中午休息的时候，女工们便挤到窗口上，倒过来向下面走过的码头工人开玩笑。

“喂，掉了东西啦！”

码头工人明知是她们故意开玩笑，仍旧站下向后边望一望。

“掉了什么啦……”

女工们便齐声哈哈地笑了。

“掉了顶紧要的东西啊！”

年纪大些的女工便不害羞地说着这样的话。

十七八岁的女工听了这种话也显得很高兴。——使阿惠感到吃惊。

因为工厂里并没有危险的机器，有的只是几张台子，所以许多有孩子的女工便带了孩子来，让他们在台子边、走廊里玩儿。孩子们跑着、吵闹着、嚷着，和不断地沙沙的拣豆的声音混在一起，把屋顶很低的工厂闹得沸腾翻天。女工

們一边拣豆，一边搖摆着身子，合声儿唱歌：

不要瞧不起，
拣豆的女工，
回到家里去，
就是花姑娘，
到那个时候，
你再瞧瞧吧。

一到中午，那些带孩子的女工，就在尘土蒙蒙的屋子里，打开胸口，拉出大奶子来，一一抱起孩子喂奶。

阿惠干完一天活回家，已經累得不行，連跑上那条黑乎乎的楼梯也感到吃力。在屋子里斜躺着，好久不想动弹。她脑子里什么也不想，既不想看书，也不想在这屋子里走动，母亲已經睡了，也不想对母亲说什么話……

母亲在薄棉被底下，紧紧地縮紧了两条腿睡著，变成小小的一团。枕头边擱着几只碗，是白天自己弄吃的时候留下的。

安子跟楼下人家打着招呼，登登登登上楼梯来看她們的时候，阿惠正坐在母亲的枕头边閉目养神。

二

阿惠跟母亲住的那个房子，是在从大街拐过两个弯的小胡同里，那小胡同就是一連遇上几个晴天，仍旧是非常潮

湿，路面上铺着木板，得一脚脚踩着这些木板才能走。——这房子，除了阿惠一家，另外还住着三户人家，自己烧饭吃。

安子进去的时候，几个在公用厨房烧饭的女太太都很注意地瞅着她。正在吵闹的孩子们，也突然沉默下来，扯紧了妈妈的衣服，也同样地望着安子。这些住户家孩子很多。

“你好！”

安子招呼了一声，轻轻摸摸身边一个孩子的头。

阿惠见安子来了，——不觉振起了精神。近来她感到身体累，不单为了干活辛苦。一向在村子里过活，对于小樽的城市生活，不是一下子就能习惯。生活上不习惯，无形中损害了她的身体。

“妈妈，怎么样？”

安子把路上买来的橘子，摆在母亲的枕头边。

“啊，妈妈，好得多了。”

阿惠重新看一看习染了城市风气，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安子。——在姐姐看来，安子是漂亮得多了，而且口音也跟在乡下的时候不一样了。

“忙么？”

“也不怎么忙，就是过不惯……”

“对，找到合适的地方，再换一个活儿干吧。”

“有那样的地方么？……”

安子笑了，说：

“小樽那么大，怎么会没有。”

“可是，要我会干才行呀……”

阿惠把自己的指头提到眼睛边瞅瞅，說：

“你瞅！”她把手指給妹妹看，“手指这么潮，怎么拣得好豆子呢。”

“世界上就是干庄稼的指头最潮……”

安子笑得满屋子都响。——依然是过去的老脾气。

“你看我，一天到晚跑腿，在厨房里洗东西，可是，指头还是那么漂亮呢。”

安子把自己的指头伸到姐姐面前，那是紅得发亮，皮肤非常粗糙的指头。不过比起阿惠来，也許漂亮一点。

母亲听见安子的声音，抬起头来了。以后，三个人便把包橘子的紙包打开，一同吃起来。安子很熟练地剥了皮，送到母亲的嘴里。

“啊，酸啦！”

阿惠跟安子每吃一口，便接連地皺了皺眉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格格地笑。

“两个傻孩子，尽笑什么啊？”

被母亲这样一說，两个人笑得更厉害了。

“安子就是办这样的事，挑也不挑一挑，把酸橘子买来了。”

“怎么挑呀？誰知道它酸不酸，媽，对么？”

三个人碰在一起，安子不知不觉地說出乡下的口音来了。

“对啦，你就是一张嘴会說！”

母亲见了安子，总是駁不过她的。可是一股好久沒有的和祥的心情，出現在母亲的臉上了。——阿惠也默默地笑着。

忽然，母亲的臉色阴沉了：

“唉，假使三吾在一起……咱們一家人就团圓了！”

这是三个人都故意不去想他的人。

三

約莫过了一个钟头，安子說：

“姐姐，我請你吃一碗面条吧！”

安子准备把要說的話，先到外边跟姐姐一个人說通，便要拉姐姐出去。

“今天我掙了八毛錢——让姐姐請你吧……”

阿惠跟从来不一样地高兴地說。

“你那么辛苦干活得來的錢，我哪好意思吃你的。”

“你胡說，你的錢掙来也不容易呀！”

两个人这样說着。

“那末，我送你回去吧？”

阿惠把帶子重新系过之后，两个人一起走到外面去。走出昏暗的，脚踏下去看不到的小胡同，到了光亮的河边的大街上。因为这一带是工人区，晚上時間迟一些，路上就不大有人了。

沿着河岸的半边街，約莫走百来丈路，有一家可以坐的面店。

“就在这里吧？”

安子弯下腰去向里面望了一望。

里面一个客人也没有，看来正合适。

可是阿惠从来没有上过这种地方吃东西，有点迟疑；安子却满不在乎地撩开布帘就进去了。——阿惠只好拘拘束束地跟进去，刚把身子探进一半，连忙向里面四处眺望。

“进来好啦！”

安子露出白牙齿笑了。

走进里面，阿惠尽量找一个靠近角落的地方坐下来。

“难得上一次馆子，咱们不吃光面条，来两客加炸面虾的吧。”

阿惠听安子这样说，便去看定价表，找了一下，找到了：“炸面虾，一毛五”。

“贵一倍啦。”

“没有关系，闹气一下吧……”

安子便要了炸面虾。——可是，要说的话怎样说开头呢？突然要说这样的话，对安子说来，还是有困难的。

“姐姐……今天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听妹子改变了口气，阿惠吃惊地瞅着她的脸。

“……？”

“想经常借用你们住的屋子……”

“屋子……？”

“对……有人想借。”

“嗯？不是你自己么？”

“是常常上飯館來的人……”

“……？”

阿惠是知道安子的脾氣的，她預感到妹子一定在干什么想不到的事情了。

“這是搞運動的人……”

“唔？”

“運動……就是搞工會的人。”

“工會……？”

“……月形村不是有農會么，在小樽，是工會……”

“是他們找你的么？”

安子不明白阿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一下子沒有作聲。

“是的，他們找我的。……”

“光是找你這件事么？……”

安子露出慌張的表情了。

“光是找你，還沒有什麼……這工會……可不是……那個……那個……叫共、產、黨的么？”

四

安子吃驚地睜開眼來。

“共、產、黨？”

姐姐怎麼會知道這個名字呢？

“就是！……辦一些工會的事情！”

“唔，那些人為什麼要借我們的屋子呢？”

“要工作嘛。他們要商量商量，找一個別人不知道的

地方，可是一直沒有找到。”

这时候，安子觉得應該把他們干的工作詳細对姐姐說明白，要姐姐答应下来。她一边想，一边說。——阿惠一边留心着安子的臉色，一边听她讲。那些話，有些地方她听着也不十分明白。阿惠心里暗暗吃驚，妹子到小樽两三年，样子完全变了。

“那末，安子，你入了他們的党了么……？”

阿惠悄然地問。

安子听姐姐这样說，抬起头亲看一看姐姐的臉：

“不……可是……”

“有些我也懂，有些我不大明白……可是月形村的农会里，有两个人就是共、产、党，……我有点担心你。”

阿惠的头脑里，很清楚地記起了在三吾公审时瞧見過的那些头上戴着斗笠，身拴繩子的人們。这些人，照法院候审室中那个代书人的說法，都是想打出一个“只有穷人的天下”的。現在，她听妹子說出同样的話来！好象看見妹子也在那些戴斗笠的人們中，覺得“害怕”。——她并不考慮到这种事情是不是对，只是想哥哥剛犯了事，如果妹子再出什么事情，那怎么得了呢。

不知不觉地，阿惠感到一家人的責任都落在自己一个人的身上了。——一副看不見的沉重的担子，重重地压到她的肩头。她带着半埋怨、半羨慕的心情，紧瞅着妹子。她想，这妹子是不是也想想家里的光景呢。

当然，特別自从发生了三吾的事情以来，阿惠已懂得了

許多从来不懂的事情。她明白自己受苦受穷，归根結底，是从地主与佃戶的关系而来的。因此，她也明白那些人所干的“工作”。不过，不管是不是象那些人所說，不管这事是不是能够很快成功，……可是逼在眼前的，是一天干到晚还过不了活的日子，跟一副压在她一个人肩头的重担子，这叫她怎么办呢。事情不象安子所想那样简单。阿惠现在对家里象一根“柱子”那么重要。——虽然她现在还刚刚满二十岁，可是她的心却象一位六十岁的老婆婆，生活中角角落落的事情她都得想到。許多工人和农民，他們过着痛苦难熬的日子，也有这样的想法，虽然这件事道理完全是对的，但不能一下子就投身进去。——生活是一条拴住后腿的鎖鏈。

可是安子还是紅漲着臉，把剛才所講的話一股勁儿往下說去。說到最后，她說：

“有一个世界有名的女子，一輩子就是給工人农民工作的，她的名字我記不起了，她說过这样的話……”她閉了一閉眼睛回忆那句話，合下的眼皮上显出了美丽的长睫毛，“她說，‘我們不能跟一只被人踩烂的青蛙一样地过活’……！”

阿惠忽然把眉毛掀了一掀。

“啊，記起来了！她叫罗莎·卢森堡，是德国的偉大的女革命家！”

五

两碗炸面虾面条端上来了。她們放上一點辣椒，呼呼地吹着热气，用筷子撈起来。

“唉，砂田村的庄稼人，就是跟踩烂的青蛙一般过活！”

“……”

阿惠不觉对妹子生起气来，好象她正说自己的生活，跟踩烂的青蛙一样——安子留意到姐姐一直没有说话，便把自己的话打断了。本来阿惠是不大会说话的，而且她只能说自己所想的话。安子对姐姐说话，照例（一半也由于妹子对姐姐的爱娇）总是说得随随便便，可是心里却感到了姐姐是在“害怕”——现在，安子想到她是触到了姐姐的害怕的地方了。

“……嗯……”

安子缓缓地说了：

“屋子的事，请你答应下来吧。……这也是我们的义务……”

阿惠大声地喝着面汤，喝得一点不剩，然后用手指头抹着碗沿：

“阿安，你不想一想自己家里的事么？”

安子紧瞅着姐姐的嘴唇，看她说出什么话来。

“你的意思我也明白，可是那些人借用我们的屋子，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我虽然不大明白他们干些什么，可是我知道，警察对这种事是很注意的！”

阿惠眼睛瞅着碗底，慢慢地说了：

“假使出了不能挽回的事情……”

安子想：什么，姐姐的想法也跟普通人一样。

“这个……如果发生了事……当然不会有那种事……”

那也是沒有办法的呀。”

安子干脆地說了。

“……！”

阿惠抬起頭來，緊瞅着安子的臉。

“我真想我的心能跟你一樣。”

安子想，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她便抬起頭來向姐姐瞅了一眼。阿惠作着冷淡、凝固的表情，反看着安子。她不知道要怎麼樣才好。

兩個人就這樣别扭地沒有作聲，這是一種互相窺測對方心意的沉默。過了一會，她們便從那兒走出來了。

安子一邊走路，一邊想：究竟她是什麼意思呢。——她也覺得：自己雖說得那麼嘴硬，可是再想一想，是不是象姐姐所說那樣，自己是輕舉妄動。萬一真發生了什麼事，姐姐、媽媽和自己都不得了……這事情到底怎麼辦呢？

可是，從另外一方面想，工會里的人已經托了她幾次，而且從借來的書上，也說過，這種工作是非常“困難”的，它需要很多的“犧牲”。那位說過踩爛的青蛙的叫做羅莎·盧森堡的女子，一生就坐過幾十次牢，而且最後是被人用槍托揍死的。這是為全世界被剝削受飢餓的無產階級的尊貴的犧牲，特別是對一切無產階級的“女子”，這是一位不能忘記的人。

這位羅莎·盧森堡有一本在獄中寫給同志的書信集，在日本也有譯本。工會里的人曾經拿了一本來勸她讀一讀。每天安子干完了活，便帶到屋頂房去看，花了兩三天工夫把它讀完了——首先使她想到的，這是一位跟自己一樣的“女

子”。安子感到坐立不安似地羞耻……

对啦，不管怎样，得说服姐姐，安子一边走，一边想。

六

安子想再说一遍。她想如果再说一遍还不行，她得两遍三遍再说。

“嗯，他们工作就是为我们，只要我们小心点儿……反正姐姐每天回家很晚，大家不会互相打扰，你说行不行呢……”

阿惠不是不明白妹子所说的道理。不但如此，自从哥哥的事情发生以来，她碰到了许多事情，好象原来积在心底里的东西（她觉得种种的事情都在告诉她，这积在心里的是什么东西），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可是，并不能因此使她立刻接受借“屋子”的要求。原来阿惠跟她妹子不同，不管她对这件事是不是全部同意，要是还不曾前前后后仔细考虑过，总不会把自己的心完全向到这一边去。——阿惠虽然好象有点明白了，可是她所能够见到的，只不过是她妹子所说的一点。而且从妹子所说的一点上，她又不得不想起她们在乡下时所见到的情形，干这种事情的人，第一就是被“警察”仇视。连那个爱喝酒的好脾气的派出所的山田警察，在月形村闹租的时候，也用皮鞋脚踢过农会里的一个青年。——而且比这个更使阿惠下定决心的，是从哥哥离开之后不得不靠自己一双手过日子，全部沉重的担子，都压在自己的肩头。

安子每說一次，阿惠就想着這些心事，歸根結底，她就是想到“肩頭上的重擔”。自己一天兩天不做工，就得跟母親一起餓飯。雖然有親戚朋友，可是因為家里出了坐牢的人，大家都離開了。在這種時候，阿惠就是害一場病也非同小可。何況把屋子借給人家，讓警察闖進來，或是一直到後來，讓警察知道她的家就是秘密的開會地點。當然阿惠不知道開會的內容，也一定會“遭殃”！……不管事情有這樣的危險性，可是妹子卻光想達到自己的目的，一味地向她糾纏。阿惠對這樣的妹子，心里實在覺得非常的羨慕，雖然她知道妹子原來就是這樣的性格。這也正由於她是“妹子”而不是“姐姐”，所以她就缺少那樣的考慮。——妹子所說的“羅莎什麼什麼的女子”，那性格一定也跟妹子有相同的地方，而且這個女子，雖然干這樣的事，一定是有飯吃的人。因為妹子說得那麼熱心，她不好意思把心里所想的話說出來。——可是，仔細想想，如果正如妹子所說，這些人所干的事，就是為工人和農民，那末，在工人農民中最窮苦的自己，如果不對他們的事情盡一分力量，也是太不應該的呀。

——阿惠好久好久都沒有說話，難道對於這樣熱心的妹子置之不理么？她一邊走，一邊想：一家人的担子都壓在自己一個人的肩頭上，人是非吃飯不能過日子的，現在在揀豆廠這一份活計，不管怎樣是不能丟掉的，可是妹子如果這樣熱心地投身到這種工作中去，至少也得讓安子不要有家庭的牽累……阿惠這樣想了。開頭，她對妹子不管家人生活的困難，把家庭的負擔完全推到姐姐身上，好象自己

沒有一點責任似的，感到很生氣，但並不是因為妹子去插手這樣的事情才生氣。照她的性格，雖然對這件事並不十分明白，可是却明白妹子想干的是一件正當的事情。

“把屋子借給他們也好，不過得小心……”

安子吃驚地抬起頭來，瞅了一瞅姐姐的臉。

七

有一天晚上，阿惠干活干得很累地回到家里，母親從樓梯口探出臉來說：

“上次說過的那些人，現在來了……”

阿惠正瞞得不行，聽到這話，不覺一陣緊張。——一邊上樓，一邊心里發跳，她不知道應當不應當走進屋子里去，便在樓梯口一坐，低聲問道：

“阿安在不在？”

“她把他們帶了來，馬上就回去了。”

“是么？”

這時候，屋子里壓低着粗嗓子說話的聲音停止了，席子噁啞地發出聲來，立刻，紙門打開來，一大縷光綫射到黑乎乎的樓梯口。

“借用了你們的屋子，打擾你們了……沒有關係，請進來吧……”

阿惠狼狽地漲紅了臉。因為光是從後面射過來的，看不清對方的臉，可是阿惠的臉，却被對方看得清清楚楚。那位立在門口的男子，並不象阿惠所想象那樣干那種事情的

人，說話非常溫和、客气。

总不能老那么站在門外边，阿惠跟她媽使走进屋子里。——屋子里有三个人，一样都穿着磨光了絨毛的灯芯絨服，盘膝坐着，交叠着两手，正在看什么印刷品。大家見阿惠进来，輕輕抬了抬屁股，就那么打了个招呼。

阿惠感到很别扭，背貼着牆角落坐下了。

三个人当中，那个站起来第一个跟阿惠說話的，是一个瘦长臉，那人又說了：

“你妹妹給你談过了吧……以后要常常打扰你們。”

阿惠口里应了一声，低了一低头。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想道：还是出去洗澡，不打扰他們吧。她便約母亲一起出去了。

“对不起！”

刚才那个人又从背后向她們道了一个歉。

两个人慢慢地洗着澡，阿惠坐在母亲身后，替母亲擦背。母亲的皮肤又黑又松，擦起来很費事，耸起了两个肩骨，呼吸一口气便巍顛顛地动一动。她想，說不定母亲也不会活多久了。可是瞅她的胳膊和大腿倒还很粗，骨节突出，特别显眼。

回来的时候，在楼梯下一看，还留着两双鞋子，好象有一个先走了。屋子里，两个人在躺着抽蝙蝠牌烟卷，滿屋子全是烟霧。

“啊，回来啦……”

母亲用毛巾擦着臉，問了：

“有一位已經回去了么？”

“是的，一起走怕引起別人注意，所以隔開來一個一個走。”

阿惠默默地听着，覺得很有興味。

“啊……”

母親可是不大高興的樣子。

那時候，有一個站起來，抓着圓圓的膝頭伸伸小腿，說：

“好，我也走了……”

“好吧，那末，五號晚上七點鐘，到那邊，記住了。”

“五號，七點鐘……知道了。”

這個人踏响着樓梯回去了。現在只留下第一個跟阿惠講話的那個瘦長臉。

“你在哪里做工？”

他向阿惠問。

“大三的拣豆厂……”

“很辛苦吧？”

阿惠默默地点了一点头。

“怎样，你們罢一次工吧？”

他这样說着，笑了。

八

“怎样，罢一次工吧？”——阿惠突然听了这话，摸不着头脑，臉紅了。

那人微笑着瞅着阿惠。接着便問阿惠拣豆厂的許多事

情。——工作時間，有幾次休息，拿多少工錢……他听阿惠說每天天沒亮就得出去，一直做到傍晚八点左右，回到家里，累得連上澡堂也沒勁。晚上累得不行，可是起来又得去上工，每天每天都是这样，便輕輕地搖了几次脑袋。

“可是大多数的人，认为这是应该的事，或者认为只有这样过日子，沒有别的办法。你們的老板，让你们干得这么累，自己可一点也不劳动，掙的錢却比你們多几十倍，全落进一个人的口袋里。可是在咱們日本，却有很多的人，认为老板跟自己不一样，他們是有錢人，他們就得享福。有这种想法的，大多数是妇女……”

阿惠一边听他說話一边想，說不定这个人就是跟安子讲了許多道理的人。

“从古以来，妇女总是被人家欺侮慣了的。头上頂着一个家，男子出去干活养家，妇女是抬不起头的。男子可以随便压迫妇女，妇女有理也无处說。所以妇女一定得自己干活，独立自主。比方說……”

那人一边吐着烟卷的烟，一边开玩笑地瞅了一瞅母亲，母亲正在打盹。

“比方說……也許我說得太不客气，比方你媽和你，首先就是这样吧？”

“……？”

阿惠不覺把眉头聳了一聳。

“你养活了你媽，你对你媽就有很大的权力……”

那人笑了。

“真的么……?”

“你是一家之主……嗨，这就是一个例子。眼前，市面不好，资本家尽力设法雇用低工资的工人，这样，好多工作都雇用女子了。以前，女人的活计，只限于针线、厨房、带孩子，现在呢，跟男人一样在工厂里干活……走到广大的社会上来了。这样，女人的想法也就变化了，能够挣钱，经济独立了，也就能够脱出过去那种依赖男子的奴隶思想，对么?……现在，你每天出去干活，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支起这一个家，养活家里的人，这就跟那些有爸爸当家，靠爸爸挣钱，光呆在厨房里干活的妇女不一样，你便会不知不觉地跟光弄针线的妇女，有不同的想法……”

阿惠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虽然是第一次，可是这些话正符合她的想法，她觉得能够深深体会这些话的意思。

“过去妇女挣钱，就只有当妓女。可是现在呢，几十万女工，咖啡店酒吧间的女招待，公司的女职员，打字员，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不但人数正在增多，而且方面也在扩大——这就使妇女的思想大大提高到社会化了。”

那人把吸到指头边的蝙蝠牌烟尾在烟灰钵里撇灭了。阿惠被他的话吸引住了，连自己也觉得可笑……。

九

“我刚才说的话，你已经明白了吧?……”

那人说着，和气地笑了一笑。阿惠默默地点了点头。

“妇女现在已经习惯了经济独立的生活，……可是今天

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有钱不劳动的人，可以挣很多的钱，在这样的社会里，要说独立，你也明白，不但说不上独立，而且还要受七颠八倒的痛苦，勉强能过日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因此在这个以剥削制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要过不受压迫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那人这样说着，又把一支新点的烟卷，慢慢地抽到指头边去了。

“明白么？……事实就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一方面必须从男性求得解放，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还必须从资本主义求得解放，她们身上有两重锁链。——妇女要从男性求得解放，第一个条件是经济独立，而要解决这个根本的经济上的问题，就必须求得无产阶级的解放。所以妇女要主张妇女的权利，首先还是要主张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不是自吹自擂，必须参加我们所干的事情，才是一举两得，打断这双重锁链的办法……”

那人认真地瞅着阿惠，好似在问，你明白了么？

阿惠虽然没有去研究那些道理，但意思是完全明白了。她想，幸而她听到过妹子那一番话，现在就能懂得他的意思了。妹子的那一番道理，一定也是从这种人那儿听来的。如果自己能碰到机会，一定会比妹子更早地懂得这种道理了。——这人所说的道理，并不是对任何人都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对于阿惠这样一天累到晚，回到家里动也不想动的人，却好象在黑暗中有人拉着她的手一般。

双重的锁链——这句话好象有点难懂，可是从感觉上

來說，阿惠心里是明白的。

“啊唷，兴奋起来，話說得太多了……”这晚上，他最后这样笑着說了之后，就回去了。

这种会每星期大概两次，有时在阿惠回家以前已經开完，有时还在开。如果沒开完，那位瘦长臉总是留在最后，跟阿惠閑聊一頓才走。渐渐地，阿惠不知不觉地对他的談話发生了兴趣。

有时安子来了，阿惠就纏住妹子談起来，問她一些自己不了解的問題。安子惊奇地說：

“怎么啦？”

“就是这样呀……”

姐姐笑了，故意捉弄着妹子。

妹子认真地問：

“是山田給你讲的么？”

“山田，是誰，我不知道呀。”

这样，妹子便阴沉着臉，不作声了。

那时候，阿惠想，难道——安子爱上了那个瘦长臉么。

—○

又过了一些时候。

有一天，傍晚六点钟左右，隔壁台子上的一个女工下楼上廁所回来，告訴阿惠說：

“樓下，你妹妹来了。”

阿惠想，难道发生了什么事么。——自从把屋子出借以

来，总有一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不自觉地老怵在心里。她连忙从楼梯上下去，妹子正侧身站在那里（也许是阿惠的心理作用），看见她脸上好象有点兴奋的样子。听见脚步声回过脸来。——两个人的眼光碰在一起。

“……？”

阿惠的眼光在问。

“还没有下班么？”

“……有什么事么？……”

这一天，阿惠恰巧来了月经，精神不大好，正在犹豫着做不做到八点钟呢。

“你要是回去……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好，那就回去吧。”

阿惠回到楼上，把拣好的一箱豆子送到监工那里。

有一个大概可靠的谣言，说这个监工是这里工场管理人的小老婆。原来也是女工，眼看着很快就升上了，一半也由于嫉妒，大家都对她发生许多议论。那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漂亮女子，对于带着一半乡下气，干活只能比上人家一半的阿惠还有好感，对她很宽大

“回去了么？”

这监工穿着一身白围裙，看去非常合适。她并没有仔细检查木箱中的豆子，这样对阿惠说。——检查便通过了。

到盥洗室匆匆地洗了手脸，便跑到外边。一到外边，深深透了一口气，觉得胸头突然开畅了。在外边，空气再不是尘土蒙蒙，吸到嗓子眼里立刻觉得发干，而是水一般清凉，

吸进胸底有一股薄荷味。

跟妹子一起走到一条一排都是仓库房子的街道，拐角的空场上，有许多码头工人在等待领钱。

“嗨，漂亮姑娘！”

“喂，喂！”

大家见了她们俩，便大声罗唆起来。

阿惠天天走这条路，感到非常讨厌，可是安子却跟男人一样，搭上腔去了：

“怎么啦？”

“说你漂亮呀！”

“当然！”

安子干脆大声地回答了。

“呃嗨！这娘们好厉害呀！”

安子看看躲在一边走着的姐姐，笑了。

从海边街穿过胡同，使到大街上了。安子还没有说出有什么事。阿惠想，大概没有什么坏事情吧。她问了：

“什么事情？”

“……我什么都想过了……”

她迟疑地说。

可是阿惠却故意装得轻松的样子，说：

“也许你会笑我，近来，常常听着你们的话，我也比过去明白一点了……”

安子果然被她引笑了：

“可是，我说出来，姐姐一定没有二话么？”

阿惠想：是不是从前自己偶然感觉到的事情，安子爱上了那个工会里的山田呢。——她想，难道妹子也已经到了想这种事情的年纪，她觉得似乎还不到这样的时候。

“不要装腔，说吧！”阿惠又装着轻松的口气问了。

“……那，我就说了！姐姐……”

——

“我说吧，不过……”安子忽然闭住了口，眼睛望着地面。“姐姐，我想到工会去工作”

说着，又在嘴上使一股劲，紧紧地闭住了。

“我说去工作……那不是跟过去那样，是专心去做。饭馆的老板，因为我常常跟工会的人往来，近来好象很注意我，有时故意拦阻我，有时冷言冷语，使我为难，——也许我自己不注意，自从跟工会的人常常谈话以后，我的行动、作为、口气当中常常会流露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老板说，阿安近来翅膀硬起来啦，……我在那里也呆不下去了，还有山田，……山田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要我索性投进身去，专门去搞运动……”

“索性投进身去？”——阿惠吃惊地望着妹子的脸，投进身去，这是什么意思呢？

“工会里人手不够，很为难，尤其是女的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有，他说现在如果有一个女的来做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就很有发展的前途。”

“可是……”

阿惠开口了，可是妹子正忙着說自己的話，眼睛望着地面，似乎沒有听見姐姐的話，繼續着說：

“姐姐，仔細想一想，既然知道工会的工作是一种正义的事业，自己却不去干，这是卑怯的行为。”

“可是……”阿惠又插进嘴来。“你說索性投进身去专门搞这个工作，那，那就不再在飯館干活，以后……怎样办呢？”

“什么怎样办？”

安子第一次望了望姐姐。阿惠心里一发急，說話就結結巴巴的。

“家里的生活……”

“是啊，所以我找你商量。我觉得很对不起姐姐，我不往飯館干活，专门做工会的工作，就沒有收入了，自己怎样吃饭，也沒有把握……从来一向靠姐姐辛苦干活，还是半饥不飽地过日子，以后少了我的一份……当然会更加困难……”

听着这样的話，阿惠心里一怔，連自己也感觉到，臉色逐漸地变了。

“那末……”这样說了一声，阿惠說不下去了，可是，等了一会，她又低低地囁嚅着說：“明白了！”

“实在，对不起姐姐！”

安子的眼睛里含滿泪水，滾滾滴下的泪珠，落在长睫毛上，发出美丽的光亮。

“不过，你要明白，这不是我的任性……”

在阿惠的头脑里，一下子落进了过于重大的事件，她把下颏搭拉在衣襟上。

“媽媽的事，一切也只好靠你了……”

阿惠沒有作声，她茫然地注視着自己两只尘污的白袜子在地面上輪流移动。

两个人就暂时沉默了。——大街上已近黄昏，从碼頭和工厂回家的人、下班的人、自行車、汽車、大車，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非常拥挤。两个人好象是另外一种人，跟这些都沒有关系，管自走着。

“以后，我离开了飯館，想搬到山田那里去……”

过了一会，安子又說了。

“曖曖？”

在这一剎那間，阿惠好象肩膀突然被人抓住，刷的抬起头来。

一二

阿惠觉得自己的脚跟有点搖晃，輕輕地感到头晕。

安子搬到山田那里去，这样，两个人就是同居了。阿惠知道妹子跟工会的人很亲近，因此，她不是完全沒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可是現在听了妹子的話，突然感到头晕，这种奇怪的感情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阿惠近来自己也感到奇怪，心里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和平时不同，話也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心里有了依靠所产生的感情。从拣豆厂回来，如果工会里的人已經开完会

回去，她便立刻感到累得不行，因为回来的路上，她是不自觉地满以为可以跟山田谈话的

现在听见安子这样明白地说出来了，除了常常跟山田谈话以外，另外有一种淡淡的感情——她自己也感觉到了。原来不自觉的这种淡淡的感情……只有在现在发觉的一刹那间，才知道这是必须消灭的感情！

不但如此，同时沉重的生活的担子又落在阿惠的肩头来了。阿惠往哪也伸不出手去，也不能把身子侧一侧，她感到自己生来就是要挑重担的人。

安子说了之后，到底也不免有点害臊。

“我想姐姐是可以明白的，跟妈妈说，多嘴也是说不明白的。她也知道月形村抗租的事情，要是对她说去跟一个搞工会的人一起，她是一定不会答应的。我想请姐姐代我好好对她说……”

妹子又把这一个差使，推到了姐姐的身上。

妹子是从饭馆里偷功夫跑出来的，走到豁子口的拐角上的时候，她又向姐姐再三嘱托了一番，回去了。阿惠站下来望着妹子的后影。当安子跟她一起走的时候，说话结结巴巴的，样子很沉重，一离开，突然变了个人相，正跟平时一般，晃着肩头使劲地跑着，把前面的衣服都踢起来了。阿惠想：妹子有她自己要走的路。她呆呆地站了一会。

可是自己怎么样呢？自己有的是什么呢？——她想起再拐过两三条胡同，便是那间阴暗的小屋子。那里只有象一团破烂布似的躺着的母亲。而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

——她能不能跟妹妹一样，晃着肩头跑得把前面的衣服都踢起来呢。只有当她听山田谈话的时候，她才有一点这样的心情。——她的鼻子又被拴住了，对于她最重要的是为生活，必须仅仅为此去劳动。她好象一条蜗牛，刚把头伸出来，就碰了角，立刻又缩进壳里去了。而且她无论做什么，总是比妹子慢，这一点，又多么象蜗牛呀。

阿惠简直不想走路了。

“我真是象一条蜗牛……”

她好象说给自己听，自言自语地说着。——蜗牛！这个名字真象阿惠。——背着沉重的壳，拖着慢步而前的蜗牛！这就是阿惠！

阿惠缓缓地迈着步子。

在 工 会 里

一

越过划分市中心和近郊工人区的豁子口，走到河边的路，那儿有许多乱糟糟的房子，整个地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山田和安子从这儿拐进一条小胡同。

山田两手挎着一个大包袱，两条腿跨开，蹒跚地走着。刚才是两个人并肩走的，拐进小胡同后，安子就落在后头。她也挎着一个小的包袱。

“好，到啦。……”

安子听了这话，脸上一红。——以前虽然来过几次，跟楼下的人也认识，以后得住在这里工作，而且跟山田一起共同过活，心窝里有一种奇怪的好象失了劲儿一样的感觉。

“现在搬过来了，你也变成无产阶级了。”

男的把后门大声地拉开来，笑着说。

安子用小手指掠一掠落在脸上的头发，问了：

“沉么？”

“还好。”

“是么，——从后面看你，好象沉得要命！”

男的大声笑起来。

“就是剛才喝了一點酒的緣故……”

“我的氣力比你還大些……在鄉下勞動慣的。”

安子後來在跟山田的談話中，知道他原來是札幌的大學生，中途退學的。

因為後門發出大聲來，樓下的男孩子跑出來了。

“啊，山田先生，剛才特務來過了，所以後門關上了。”

“是么，他說了什麼？”

山田在進屋的坑沿上坐下來，脫着皮鞋抬起頭來問。

“嗯，他說，山田近來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太太，還沒有搬來么……”

男孩子嘮叨地學着話，笑了起來。

“混蛋，他還胡說什麼。”

“他又說，山田這家伙，這一回可美啦……”

安子已經臊得滿臉通紅了。——那個早熟的孩子還準備學舌，鼓出兩隻大眼睛，站在那裡望着。

她就跟山田兩個管自上樓了。

“那孩子，這兒有點毛病！”

山田用指頭點點自己的腦袋，

屋子里攤得很亂，桌上亂堆着書籍、報紙、小鏡子、蒙着灰土的茶杯，還有一隻空的蝙蝠牌卷煙壳；屋角上放着水壺、茶葉罐，全沒收拾起。——以前安子來的時候，每次都給他收拾一番。安子也是一個懶散的人，不愛收拾東西，可是到了山田那裡，就愛替他收拾。

“啊，又攤得那麼亂了！”

安子站在屋子門口，顯出大吃一驚的樣子。

“好啦。”山田把大包袱往屋子裏一放，笑着說：

“以後可以乾淨了！”

安子被他和氣的笑容吸引住了，——可是還是有點害羞地笑了一笑。

山田看了她的神情，突然大笑起來。

“討厭！”

安子把臉背過去了。

山田原已在屋子中大包袱上坐下了，這時候便站起來——走到安子身邊去。

安子站在那兒，等待他走過去。

二

安子以完全跟過去不同的新的心情，開始幫助山田的工作。

過了不久，她知道了山田他們所干的真正的工作。——山田和他的同志們在工會內部組織一個秘密的小集團進行活動。

那年八月，從大山郁夫^①發表了“建立新黨”的宣言以

① 大山郁夫是日本知名的社會活動家，三十年代時，他曾經與日本共產黨對立，走合法主義的道路，建立新勞農黨，分化了革命的力量，遭到共產黨的反對，這部作品中寫的正是這個時期。後來新勞農黨失敗了，大山在戰後從事和平民主活動，仍得革命人民的擁護，並獲得了國際和平獎金。

后，工会内部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动摇。经过“三·一五”和“四·一六”两次事件^①，工会都经过了几乎不能重新站起来打击。在这城市里，每次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有二百多个工人和学生被捕，遭到极大的破坏，跟工会有联系的码头工人中，有许多人抱着工会应该改变路线的想法。其中也有些人，不明白工会为什么老是这样受到摧残；还有一向在工会工作已久的人，则认为自己好容易把工会发展起来，偏偏有一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跟共产党发生了关系，结果把工会给搞垮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中，发出了“建立新党”的提案。

发起这种建议的理由，认为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家，照共产党那样作法是不能扩大工人的组织运动的，在工人组织的力量强大以前，应当先建立一个“合法的”工人政党。——这种论调，对那些消极的、糊涂的、动摇不定的人，恰巧抓住了弱点。他们正在那里摸索一条路，摸到了这个法门，摸到了，当然要抓住。很多人，就死命地抓住了这条路子。

工会里，委员长首先发动。委员长已经有相当年纪，长得又红又胖，是矿工出身。人很和气，许多人向他发牢骚，他虽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肯倾听，因此很多人都爱接近他。——委员长赞成“建立新党”的提案，并非根据什么理论，只因自己已经干了多年的工会运动，觉得成绩也不

^① 发生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和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的两次日本反动政府大举搜捕共产党的事件。

坏了，以后应该上衙门或公司里去发挥一番才能。自从举行了市议员的选举，根据他在工人中的地位，一心想当一次“市议员”，可是跟左派危险分子搞在一起，是对他很不利的。

如果他反对这个“提案”，受工会里那些拥护左派的青年人策动，工会就会遭到破坏。那末自己一向工作的目的，想当上一个市议员，就一定吹了。因此，委员长以“新提案讨论会”的名义，举行了几次会议，大大地进行了宣传。——赞成提案的人，一下子增加了许多。

自从提出了这新提案之后，一向害怕上工会来会被警察抓去，不大敢上工会来的人，现在都跑来了。这些人立刻都听信了委员长的话。

委员长手底下有一个姓楠见的，他一向是委员长的理论参谋，据说这人就是暗地里参与了大山的计划的。大山在发表他的宣传小册子以前，早就在全国秘密调查各方面的意见，等到小册子发表的时候，就派那些秘密调查的人担任宣传工作。——这楠见就是一个幕后人物，他使委员长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起来。

山田和他的同志们，便在工会内部发动了反对这种倾向的运动。

三

大山的提案，显然是运动遇到困难时期的一种退却政策。——虽然遇到弹压濒于破灭，但无产阶级的党还是存在

着，正要恢复创伤重新站起来；另一方面，经过几次大弹压，群众发生了畏缩心理，生活更加陷入贫困的境地了，正想找一条出路，在这种时候，提倡建立一个合法的——为官方所许可的政党，这在一方面是对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起一种取消的反动作用，另一方面，是把群众的革命情绪限制在一个范围内，——限制在官许的合法的范围内，已经发生畏缩心理的群众，便容易附和这种思想而走到歧路上去。

山田和他的同志们对于在这样最困难的时期所出现的取消主义、失败主义、合法主义，决心做坚决的斗争。可是这种斗争在工会内部是不能公开进行的，如果他们要公开进行，那末，人家就会立刻发觉他们和“三·一五”、“四·一六”被捕的人——和党有联系。

因此，他们在表面上和工会的人采取一致行动，而从工会内部物色可靠的人拉到自己这方面来，而且秘密活动，使在工厂、码头劳动的工人，在正确的左派的影响底下。

不过说实在的话，安子是不大明白山田他们那样热心地奔走着、争论着的事情的。什么“合法”、“不合法”、“取消派”等等……这些名词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大山要组织合法的政党，为什么一定得对他做彻底的斗争，她是不完全理解的。

但是她知道，工人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中过痛苦的生活，因为这个制度是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建立的，掌握这个制度的是资本家。因此，要创造一个工人不受剥削，没有一个失业者（象苏联那样，只是怕工人不足）的社会制度，就必须推

翻資本家的制度，結果一定要超出法律所許可的範圍。如果只是在這個範圍內，自然不能把資本家推翻，至多也不過得到某種程度的“改良”而已。被剝削的生活依然存在，不過用改良的名義把它隱蔽起來，做得比較巧妙一點罷了。最好的例子便是英國，英国有“工黨”的內閣，可是勞動人民的生活並沒有絲毫改善，相反地，只是接連地發生罷工。

所謂“合法的”運動，顯然是虛偽的東西。——這道理很淺顯。安子想，近來舉行左派演講會的時候，有時警察來得比聽眾還要多，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安子還不能用自己的頭腦完全理解。因為山田說大山是可惡的叛徒，她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可惡的叛徒，山田說他是害怕壓迫的失敗的合法主義者，她就覺得這個人真是合法主義者，總之，無產階級的黨已經存在，而他還要另外搞一個黨來對立，把運動引到歪路上去，所以他是一個取消主義者，她就覺得他正是取消主義者。

四

開頭，安子只是聽山田的命令工作，並不知道幹的是什麼工作，她的工作是到貧民窟去送信。

“喂，取消主義、取消派是怎麼一回事？”

安子回來便向山田問，因為她去送信的時候，有人這樣問她。

“這是一件重大的事。”

“……為什麼在運動中，常常用一種難懂的名詞。”

“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們干的是一种新的运动，跟资产阶级的运动不一样，各种名詞中都有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一定得用新的名詞。”

“……”

对于只上过小学的安子，要記住左派所用的一些名詞，仍得費很大的勁。

“取消派的意思就是……”山田象老师似的教她。“照字面解釋，就是有一派人，要把党取消。詳細地說，就是认为党是不需要独立存在的……很难懂吧……。党，就是一个阶级的头脑，它是首先代表阶级的利益，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一支军队。所以从本质上說，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因此在无产阶级中，能够彻底代表阶级利益的也只能有一个政党。”

“噢？”

安子伶俐地閃眨着睫毛美丽的眼睛，問了：

“那末，为什么有政友会，还有民政党[●]？”

山田听了，便說：

“喏，你还关心这样的問題么？”他笑了一笑。“这看起来好象是两个党，实际上是一个，因为它们本质是相同的——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的党。只因为各种资产阶级方面的狡猾的把戏，所以分为两个，其实都是一丘之貉。——比如‘內閣的辞职和交代’这种制度，便可以把責任抵賴給別人

● 当时日本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

了……”

安子皺着眉头，搔着脑袋，故意把指头挖着鼻孔，靜靜地听着。

“真难懂！”

“难么，也許难吧……”

山田做着窘苦的臉色。

“至少你已經明白了，一个階級只能有一个政党？”

“对。”

“可是大山要建立两个党。”

“对。”

“把两个党比一比，大山說的好象很有道理，結果不过是在合法的範圍內，做一些改良的活动。——因此，这是对无产階級唯一的党，削弱力量，把这种力量引导到改良主义方面去，所以这是取消派的行为，实际上起了反动的作用。”

“……？”

山田瞅着安子的臉，呵呵地笑了。

“怎么，你还不明白么？”

可是安子还不肯认輸，她說：

“我是农民，也只上过小学，光談理論，是很难明白的，只有在实际工作中，会漸漸地明白起来的。”

“对啦，对我们來說，实际工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五

山田跟他同志們的集会，因为是这样的性质，所以不能

在他們两人的宿舍里开，这个地方，特务差不多每隔一天要来一次。因此他們的办法就是借用了阿惠的屋子。安子还在“飯館”的时候，办交涉借用阿惠的屋子，也是为了这个。

山田在工会里担任的是最重要的“組織部”的工作，这对他們的活动是很方便的，但組織部长是委員长方面的人，在那儿进行工作当然需要严格的保密。安子便在山田这組織部里当部員，帮助山田工作。

工作不怎么順利，說一句話都得十分小心。一方面不能让官方发觉，一方面又不能让工会里的人看出来。一句話，他們是处在夹板中的。

有一天，天气很好，出門之前，还有两小时空閑，安子洗了山田和自己的脏衣服，正在后門口晾。

“啊唷！”

忽然听到一个陌生嗓子，亲热地叫了一声，从晾衣竿底下钻出一个人来，站在她的面前。

“这样勤懇……还在自己劳动呀。”

抬起一看，是一个不認識的，她心里立刻明白，这是特务。安子便皺了一皺眉头，輕輕点一下头。

“呵呵，你是山田君的……他是你的什么人？”

“……你有什么事么？”

安子冷冰冰地說。

“那么不客气么……”

那人这样說着，装做輕浮的样子：

“怎么样？”他問。

“什么怎么样？”

“啊唷……”

“你是什么人，也不通名报姓就闖了进来，又問这，又問那……”

那人嘻嘻地笑了：

“你知道呀……”

“不知道呀。”

安子故意把竹竿弄得辟啦乱响。

“……我是警察局来的。”

“山田不在家。”

她也不看他，便說了。

“干么这样讨厌我……怎么样，山田近来很忙么？”

很忙么？他故意装做随便的样子，問了这句话，安子听了心里一跳，不觉抬头瞅一瞅对方的臉。她想，我决不会上你的当，她便說：

“也不那么忙。”

“对啦，刚刚新婚，还在蜜月里，……”

“对。”

特务吃了一惊：

“啊唷……恐怕我没有猜对。”

“不，真的。”

“嫂子，你也在干工会的工作么？”

“工作？”

“女干部呀……大家都說你是出色的女干部呢。”

“女干部？……我只是賢妻良……”

說到这儿，想到“良母”这两个字太不合适了，自己也笑了。

“呵呵，良母还太早呢，不过也許已經成了良母吧。”

特务拿手杖在地上敲着，不时地向楼上斜眼望望。安子知道他在望什么。虽然山田确实不在家，可是見他这样望时，总有些寒凜凜的感觉。

“山田君真不在家么？”

特务忽然換了口气說。

“不在……”

可是安子这样应付特务，还是第一次，心里着实有些害怕，舌头在嘴里粘住了。

“嗨，山田近来行动有点可疑……”

特务装着自言自語的样子，向安子偷看了一眼。

六

“……什么可疑？”

安子立刻反問了，可是在这一刹那間，她感到自己的胸口卜卜地跳动。

“什么可疑，就是可疑呀。”

“……”

“山田君每天去工会么？”

“去呀。”

安子一边留心着特务的話，一边把洗的衣服晾在竹竿

上，不知不觉地又收了下來。

“回家早么？”

“有时候早，有时候迟……有时候不迟不早。”

“哼！”

特务冷笑了一声：

“工会里有誰上这儿来么？”

安子皱着眉头想了一下，她想，他想打听上这里来的人，认定这些人就是在工会干秘密工作的，这可不能告诉他。

“没有人特地上这里来，……在工会里每天碰面呀……”

安子感到自己說話有点慌乱。

“你这位太太倒很厉害呐……受过山田訓練的吧。”

特务一会儿叫山田君，一会儿叫山田，每次叫山田的时候，听不慣的安子，便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特务时时把手里一条粗手杖钻弄着地面，一会儿瞅瞅安子的臉，一会儿又瞅瞅楼上。

“你們夫妇間談起过这次組織新党的事么？”

“……这种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你有什么新聞么？”

特务搔了一搔耳后：

“这个……？”他笑了。“一下子可說不清呀。”

那时候，沟板上发出响声，有人从胡同里走进来了。安子心里想，不知是山田，还是山田的朋友，不管是誰，这个时候跑来都不好。——可是听脚步声，知道正是山田。他好似

在想着什么，拐过弯来，突然见到了特务，脸上现出慌张的神色。

“……！”

他立刻站下来，望望特务又望望安子。

“啊唷！”

特务把长着小胡子的上唇一歪，笑了。

“你来干么，我不在家，你就回去得啦！”

山田马上用平时的口气说了。

“你太太也是个女干部呀，组织部的。”

特务故意向安子望了一眼，意思问她对不对呢。

安子楞了一楞，在组织部工作，怎么已经被他知道了？

可是山田的样子比安子还吃惊。

“这种女人，怎么能做组织部的工作呢？”

“哈哈——怎么，太太，你干么不說話？”

安子想，山田已经回来，自己就不用应付他了，又重新蹲在洗衣盆边去了。

山田怕特务跑进屋子里麻烦，打算把他撵走。

“空話少讲，你回去吧，大家妨碍工作。”

“大家一样。——想請問你，你们那边，关子反对组织新党的运动，后来怎么样了？”

听了这话，安子突然站起来。

七

“你說什么，我們工会是决定拥护新党的，你瞅我們的

委员长。”

山田很快地说着，把眼光移开特务的脸。

“说得多么好听。”

特务还是在脸上现出冷笑——只装没有听见他的话，轻轻地说了。

“好吧，随便你们高兴怎样想就怎样想。”

“哈哈，好吧，以后还得多来拜访呢。”

特务终于做出要回去的样子。——安子不知要怎样办才好，虽然看特务走了，心里却惦着他那句最后说的话。她望着背脊上蒙着灰土的特务的西服的后影，好象看见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困难的道路。

晚上，很难得的和山田一起吃了一顿晚饭。最近自己忙着在外边跑，山田也老在外边吃饭，这天晚上，吃过饭又不需要出门了。

“怎么样，不会发生什么事么？”

安子慢慢抬起长睫毛的眼睛，望着山田的脸问了。

“嗨，不知怎么回事，那么快就嗅出来了……真要是这样，事情可有点棘手呢。”

“不但棘手……真被警察知道了，他们不会这样放手的吧？”

“嗯，这也可能……可是即使这样，也得坚持。我们干这工作，迟早总得遇到，不过事情还没成熟，半路上就被破坏，实在是……”

安子有一种悄然的感覺。

“……?”

“今天，我到被捕的山村家里去了，給他們讲了工会的事情，他家里人流着眼泪說，工会的人这样干对得起坐牢的人么？他太太倒很坚强，在拣豆厂做工，养着两个孩子，也沒有声怨言，不但沒发怨言，她还气愤，說现在工会的人背叛了她的丈夫——事实是很好的教育。”

“对。”

“她哭着說现在工会这样情况，使她丈夫所干的工作落了空了。——这話不錯！”

“真不錯。到底为什么要干牺牲自己的自由在牢里坐三四年的工作，这不是变成沒有意义了么？”

“在牢里的同志，如果知道工会的情况，光哭还不够吧。所以留給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不管会遇到什么事，都得干下去！”

山田手里端着碗筷，忘了吃飯，眼里发出光来，忘神地說着話。安子还在飯館里干活的时候，那种使她感动的带着热情的嗓音，現在又听到了。这对于安子，有很大的吸引力。

“大山这家伙，当发表組織新党的时候，认为在全日本到处都行得通，可是近来情况却不是这样了。工会里，每天都收到东京以及各地方来的反对新党的声明，我們在群众当中，已經扎了根啦！——最难得的，是‘那普’——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团体協議会这样艺术家的团体，也发出了反对的声明，你想，这不叫人兴奋么。——还有《无产者新聞》。这

当然，所以最近，我的信心更加大了，我們可以干下去！”

“对。”

这时候，楼下有人叫“阿安”的声音。

八

“啊，姐姐。”

安子从飯桌前站起来。阿惠每次来的时候，总是在楼下叫一声，等安子跑下去。

自从安子跟山田住在一起，她来过两三次。每次等安子下去，总是站在阴暗的楼梯边。

“今天，我多干了一些活。”

这样說着，便硬把两三毛錢，有时五毛錢塞在安子的手里，跑回去了。——山田原来是一个錢的收入也沒有的，有时在工会里拿到很少一点錢，也只够一天吃一頓飯。自从安子专门做組織部的工作以后，生活費加了一倍，日子过得十分困难。安子每天只上阿惠那里去吃一頓早飯，就在小樽街上跑腿，一直跑到晚上十二点。——使阿惠吃惊的是安子过着这样悲慘的生活，談起来还是十分高兴的样子，好象一点不挂在心上。

“即使揭不开鍋……”——記得从前在乡下的时候，談到哥哥結婚的事，安子就說过这样的话，只要跟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就是沒有飯吃，也是高兴的。阿惠現在想到妹子說过的話：“即使揭不开鍋……”

可是阿惠立刻明白这情形是不同的——妹子跟妹夫所

干的工作，并不是受别人的强制，情愿挨穷，情愿吃不上饭，情愿一个钱也没有（对于穷人，没有钱是一件大事），却还是干得这样起劲。有一种大的力量，使妹子他们这样做，这不是单纯的“揭不开锅”，而是献身于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件大事业。

实在说，阿惠开头是有一点孤独的感觉的，她感到自己好似被人丢弃一般地孤独。可是眼看着妹子在做这样的工作，吃不上饭，阿惠是不能安心的。——她记得自己开始对这方面的事情有点了解的时候，非常奇怪地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虽然半途里这种感觉终于消失了，可是过细一想，要是照着那样的心情下去，说不定也会跟妹子一起走上这条路。现在妹子在干，多少能“照顾”她一点，在阿惠也觉得是应该的，而且她觉得她应当这样做。

自己身上背着这副锁链，不知道怎样摆脱，但是她知道她现在应该做的事。她把干到六点钟为止延迟到晚上七点八点，多挣一点钱就常常送给安子。

可是她去找妹子的时候决不上楼，不管山田在不在家。不管安子说她：“姐姐真可笑”，她总是立在阴暗的楼梯下，无论怎样也不上去。

当姐姐把少数的钱塞在她手里的时候，安子对于这个不说话的姐姐的深刻的心情，是直接感觉到的。

“身体不能搞坏呀！”

安子这样说。

“不，没有关系。”

这样說着，便立刻回去了。

九

安子跑下来看，果然是阿惠立在阴暗的楼梯边。

“不上来么？”

安子跟平时一样，問了。

“不。”

姐姐手上抱着一捧晒干的衣服。

“你把洗好的衣服忘了，淋着夜露就白洗了。”

“对，对，我真忘記了，对不起。”

“阿安……”

阿惠很难出口地說：

“你很忙，……以后衣服你自己不要洗，我給你拿去洗好了……”

安子一边从姐姐手里去接衣服，吃了一惊：

“为什么，要你洗！”

安子立刻了解姐姐的好意。

“我洗很方便，你这样忙……”

阿惠笑着說。

安子料理家务是很不内行的，她又怕做飯，阿惠知道她脾气。

“这还了得，把什么都压到你身上啦？”

安子笑着，从姐姐那里接过衣服，就跑上楼去了。

正在吃飯的山田，瞧見安子抱着一捧衣服跑上来，不知

是怎么回事。

“是姐姐么？”

“是呀。”

“还是不肯上楼么？”

山田笑着說。

“是呀，今天她說，衣服让她拿去洗。”

“一定是你自己懶呀。”

安子听了这話，把臉一沉：

“是姐姐自己說的呀，她看我工作忙，恐怕妨碍我的工作呀。”

山田吃了一惊：

“噤！”

他这样叫了一声，又說：

“你真有一个好姐姐！”

“对呀！”

“請姐姐上来一下好么？我有点事情想托她。”

“肯么？”

“那，我就下去吧。”

山田便跟着安子走下楼去。

“啊唷！”

他从安子的肩后伸起了脖子，向下边招呼了。

阿惠吃惊地往上一望，看見了山田，立刻慌慌張張地在黑暗的土間里去找木屐。

“姐姐，你怎么啦？”

“喂，有一点事想托你办一办。”

安子半带玩笑半带认真地堵住了后門。阿惠套上了不知是誰的木屐，想摔开妹妹的手。她的样子从旁边看去，真是緊張得可笑。

“姐姐，有什么关系呢，你真是！”

阿惠终于臉冲着門，拘束地站下来了。

“怎么啦？上去吧！”

山田覺得有点奇怪，一边催着，一边自己先走上楼梯去了。安子呢，也终于把姐姐拉上了楼。

阿惠虽然上了楼，可是还是硬不肯进屋子，她在門外站下，又蹲下了身体。——任怎么也不肯走进“夫妇俩同住的屋子”去。她从来只和母亲同住在一間屋子里，光同山田一个人，可以很自然地談話。她常常上这里来，同妹子談起来也很自然，可是看見山田跟妹子在一起，就显得极不自然。

“啊哟姐姐，进来一次也不行么？”

安子高声地大嚷着，硬把阿惠拉进了屋子。

— 〇 —

“干么总是不肯上楼，上了楼又不肯进来。”

山田也說了。

安子终于把姐姐按在屋子里坐下了。阿惠連脖子也羞紅了，她用两手掩着臉，摔着身子說：

“阿安，你真厉害呀！”

山田对于自己所干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說，对阿惠抱

着比安子更大的希望，可是，他担心的是阿惠生活的担子太重，有时候却有点自卑的样子。劳动人民由于被强迫过着太穷困的生活，在冲破这一关之前，也往往有人会陷入所谓“穷人”的自卑感。

现在，山田感觉到有一种极其嫩弱的“幼芽”，正在阿惠的心头长出来，要阿惠脱出现在这种境地站立起来，比安子变成现在的样子将困难到一百倍，可是他感到要是不从她们中间（不是阿惠一个人，而是象阿惠那样的千百万妇女）站起来——不能使她们站起来，这个运动就不能扎下真正的根，而强大起来。

“拣豆厂那儿怎么样？”

山田把抽了一半剩下来的蝙蝠牌烟，擦去了头上的灰，重新点上了火。

“我有事要问你，想托你办——你那个工厂里，有没有对工钱表示不满的？”

阿惠还是做着两手遮脸的样子，这回，她好象觉得自己可笑了，笑着反问道：

“你干么要问这个？”

“你大概也知道，大山郁夫为了害怕政府的压迫，正打算成立一个合法的工人政党，这里工会的人，差不离全部都想动起来。我在工会里是反对派，正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运动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去。可是，说实在的话，这种反对运动，光在工会的头儿们中间进行，效果是意外的少，要把它扩大起来，几乎没有可能。必须在工会的基础当中，就是在

群众当中进行这个反对运动，从下而上的来脱离这些失败主义的坏干部。”

安子在旁边插話道：

“最近，听委员长說，工会里的各种机关，都是在彈压后临时凑合起来的，因此必須进行改选。这是一个借口，准备把有反对派嫌疑的人赶出去！”

“对啦，所以現在更加需要从下而上，有实力的对抗呀。——让合法派变成沒有根的浮草，尽管他們去吹笛，却沒有跳舞的群众。我們的工作，不管干什么，都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办的，一切都必須依靠群众的团结的力量。而且……”

山田想了一想，压低了嗓子說。

“我們在工会里的行动好象已經有点浮到群众上面来了，連警察也有些觉察了。他們只要把我們除掉，反对运动立刻就会垮台。如果运动的主力是在工厂、車間中劳动的群众，如果他們都向着我們，那末，即使把我們除掉了，还有强大的根留在那儿，而且我們反对派的工作，也不会暴露目标了。——这是我們运动的原則。是馬克思还不知是列宁，曾經說过：‘工厂是无产阶级的堡垒’，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工会要真正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就必须扎根在工厂中干活的工人中間……所以，你是在工厂里干活的，我就得依靠你呀……”

山田讲得起勁，烟卷灰落在席子上。

阿惠高兴起来了。她可以不脱离拣豆厂来参加工作了！她可以不致不負責任的抛开自己所負担的生活来参加工作了。——以前，阿惠有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穷苦的工人和农民，本身是不能参加这种为穷苦工农而斗争的运动的。现在，她知道这想法是不对的，特别是听了山田的话，她知道在工厂里进行的工作，是一种特别重要的工作，是工会的真正的基础。她觉得自己好象脱去了一层壳，她觉得高兴。

当然，这跟妹子不一样，不是专门站在外边去干，她觉得长期以来在心里酝酿着一种情绪，终于变成了可以理解的明确的形式了。

阿惠的工作，就是在拣豆厂里找同情的人，找一个两个都好。——可是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工厂里，除了为过日子去劳动以外，还可以做这样的工作，这件事情就使阿惠连自己也惊奇地突然变得兴致勃勃了。

在拣豆厂干活的女工们，她们的丈夫、兄弟和亲人们，大半都是在港口仓库码头上干活的。而且这个城市里的工会的实力，大部分就在这些码头工人，所以那些拣豆厂里的女工，通过自己的亲人，间接地跟工会有关系的人，是比预想的还多。因此，在她们中间好好地做工作，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可是，我跟阿安不一样，我能做什么？”

山田听了她的话，笑着说道：

“这种工作，誰都应该会，只要是受剥削的人！”

特别是，山田是看出来的，在工厂里进行组织活动那样脚踏实地的工作，对安子是不适宜的。

阿惠还不大了解，她说：

“况且在那边干活的，也都是我这样的人！”

“这就更加有希望了！”

安子发出男人样的大嗓子笑了，露出洁白的整齐的牙齿。——三个人全笑了。

因为早晨很早就得上工，阿惠可不能这样闲谈下去了。——安子把她从阴暗的胡同送到明亮的大街上。

当阿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在跟刚才不同的冷静的环境中，感到从身体内部发出来一股兴奋的气氛。她觉得她从没有这样轻快地在街上走过。在明亮的大街上，还陆陆续续地走着不少的行人，街的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夜摊，小贩大声地叫卖着。——可是在他们中间，阿惠却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人在走。她从来不大跟工场里的人有亲密的往来，这是不好的，以后应该加入大伙中去，开始多讲话。在闲谈中，去发现可以拉到这边来的人。况且大家对那个监工的检查凶，验收不容易通过，是有许多不满的。这样一定有一天会发生冲突，那就是最好的机会！……此外，还有许多想法……阿惠象小孩似的十分兴奋，一边想着边走道。

——人真是奇怪的东西，仅仅这一点事，就会使全身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以后，在阿惠屋子里开会的时候，阿惠虽然不大听得

懂，也总是在旁边细心的听着。那些从来不懂的事，由于自己老在左思右想的缘故，也觉得对别人讲的话，渐渐地有点明白起来了。

由于安子的鼓动，阿惠也常常去参加罢工或工会的演讲会。到会的女人很少。安子常常在会上讲话，可是每次安子一上台，阿惠脸上就流满了眼泪，已经听不见妹子在说什么了。……

一二

山田来参加秘密集会的时候，再三重复地说，从此以后，站在台上讲话，已经不是重要的工作，重要的是在工厂里广泛地开展秘密的组织活动。可是当阿惠一看见自己的妹子在很多的男人中间，面对着几百听众，指手划脚地讲话，就感到全身颤栗一样的兴奋。她觉得在台上讲话，即使照山田的说法，这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这样的工作，毕竟不是谁都能做的。

“那是山田的老婆！”

旁边一个带着空饭盒的码头工人说了，这个人大概是干完了活回家，顺便跑来参加的。

“是豁子口饭店里的女子，真了不起。”

看到安子有时说不出话来，有时口吃起来，阿惠好象感到正是自己，在众目睽睽的台上说不出话和口吃一样的难受。

在台上讲话的安子，有一股在安子身上最坚强的气质，跟姐姐完全不同的爱出头露面的脾气，以狂热的形式表现

了出来。安子所有气质中的这一部分，完全在台上集中表现出来了。每个人，一到台上，所有这个人的细微的性格和脾气，便好象一齐倾向到一股粗大的气质方面去了。

阿惠听了安子的讲话，情不自禁地使劲抓紧了座椅的靠臂，讲话一完，从两个肩头上有一种忽然松下劲来的感觉，然后她慌张地看看四边的人，好象打瞌睡刚醒来的一般。

演讲会散场了，阿惠挤在人群中走出来，听见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安子。

有一次，在一个小小的现场，举行反对减低工资的演讲会，工会里运用了一个新的战术，让工人的妻子背着孩子上台讲话，说丈夫被开除了，说丈夫给减低了工资，没法过活了。

许多女人一到台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有时背上的孩子却忽然哭了起来。可是女人们一个接一个上台，已足够使听众十分激动。最后上台的是安子，她要代替以前那些女人说出要说而没有说出来的满肚子的话。

可是安子讲了还不到二分钟，在旁边监视的带指挥刀的警官就吆喝了：

“停止！”

接着，一大队穿白色制服的警察，就向人群中冲了进来。

“野蛮！”

“打，打！”

袖口上釘金綫的警官站起来，揮着两手吆喝道：

“解散！解散！”

这吆喝声从前面傳到阿惠的地方。她抬起头来一看，只見穿着皮靴的警察們，汹汹地跳上台去。阿惠吓了一跳，看見呆立在台上的妹子，双手已經被警察抓住，立刻被拉到台边来。这时候，安子不知說了什么話，把一条胳膊使勁一摔，便有一只袖子从左胳膊弯上給扯下来，纏繞在警察的手上。

“干什么？——这不是在走么？”

安子的声音很尖利，胳膊上挂着一只扯剩的里面衬衫的白袖子，在台上飘动。

听众們，被下頰上扣着帽带的警察們推着，向大門口涌出去，有人大声說話的，便立刻被逮起来。

阿惠在肩头上被重重地撞了一下。

“不許停下来！”

她看見妹子从后台門口被拉走了。她不知道要怎样才好，挤在人群当中，半带着哭臉，嘴里叨念着：

“妹子！妹子！”

——山田不知怎么样了。

一三

妹子被逮走了，可是她不能站下来。听众向大門口涌去，为了不能一下子都出去，每次警察从后边推过来的时候，大家就在旁边一躲。——阿惠不知道要怎样才好，四方

八面都向她推过来，不但没法子动一动，连身子都好像要給挤扁了的样子。她使劲地把脖子伸出来，想找到一張熟悉的臉。

“喂，阿姐，請不要那样挤呀！”

一个好象也从厂里下班出来的，身上带着油漆味的男子回过头来对她說。

可是她来不及回答他。——四边沒有一張熟悉的臉，她想早点跑出去，在妹子給逮走以前，使劲把她拉住，对那些警察說明，她是她的姐姐，任他們踢，任他們打，决不把妹子放手。她想，妹子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她只是在台上讲了几句話，她已經受了那么粗暴的待遇，連衣服的袖子管都給扯下来了。

一心只急着走出去，她推开人群，乱踩乱撞地好容易走到外头，发现自己衣服的大襟打开了，可是她沒有功夫整理衣服了。开会的人一走到門外，一堆一堆的圍聚着，都不肯回家去。

“喂，不許停留！”

警察在后面推着。可是只有当警察推动的时候，他們才退后一下，立刻又停留下来了。阿惠留意找認識的人，可是依然沒有找到。她不知道大家往哪儿去了，她繞到后門口去。

“阿姐，你干什么！”

警察的指揮刀当啷地响着。离开正面，后边巷子里很黑暗，阿惠以为那里沒有人，听到吆喝声，吃惊地站下来。

“你往哪里去，这里不能通行，回去，回去！”

一只粗大的手掌抓住她的肩头，把她推到有光亮的地方。这时候，听见一阵汽车的响声，回过头去看，只见一辆大卡车，车上满载着全副装备的警察，正开到后门边去。卡车的后板放下来，一群警察匆匆地跳下地面。

“捣乱分子，都把他們带走！”

嘴里大声地叫唤着，把几个双手被抓往的人拉上车去。因为光线很黑瞧不明白，被带走的大概有两三个人。阿惠想，妹子一定在这里边。

“不要呆在这儿，快跑开。”

她被人推了一把，就冲进了从大门口涌出来的人群中。

“阿姐，勇敢点！”

在阿惠发热的头脑里，听见群众中有人这样叫唤。

“说什么？”

警察把阿惠放开，伸出两手去拨开了几个人。

“刚才说话的是不是你？”

他把手伸过人群的头上抓人。

可是被拨开的几个人把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不让警察侵入到人群中去。这些人看样子是码头工人，挺起着又粗又厚的肩膀。

“往哪里走！”

警察急忙踮起身子寻找。这期间，那个说话的人，在人群中把脑袋一缩，立刻不见了。

阿惠现在已经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她想哭，身子挤在人

群中，被拥到热闹的大街上。警察在路边一字儿排开，瞧见有停留下来的人，便粗暴的推着。

后面，是捕人的警車，不断地鳴着喇叭，阿惠想站下来向車厢里望一望。忽然听见“喂”的一声，有人抓住了她的肩头。

一四

阿惠吃惊地回过头去，把肩膀往后一挪。

“啊，佐佐木先生！”

这时候，她好象迷路的孩子忽然见到找来的母亲，真想哇的一声哭出来。这个人常常同山田一起在阿惠家开会的工会里的人。

“我正在找你呀！”

再没有这句话更使她感到安慰的了。她想：这一回可好了。可是她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妹子……”

她只说了一句。

“对！咱们上警察局要人去！”

“要人去！”

“大家都上警察局去，要求立刻放人！”

“喂！”

那人突然被警察在后面推了一把，一个踉跄，撞在阿惠的身上，两个人恰巧在人群中抱在一起，阿惠的脸撞在佐佐木的宽阔的胸头。

“不許停留！”

在这一剎那中，阿惠在佐佐木的胸头聞到一股男子的气味，心里不禁一怔。佐佐木慌忙抵住了身后的人潮——但这只是很短很短的一剎那，他們便分开人群，急忙向外走去。

現在，他們一前一后的走，阿惠一落在后面，佐佐木就回过身来等她。

“干么走这样慢。”

他伸出手去，阿惠就拉住了他的手。

“这样行了吧。”

可是仍旧有人挤过来，挤在他們中間，把他們隔开。每次，他們都使勁拉紧了手。佐佐木同山田不同，他原来是一家罐頭工厂里的工人，他的手又粗又厚，阿惠从小做庄稼活，手指也粗大，可是在佐佐木的手中，却只是小小的一握了。

捕人的警車走得比人还慢，喇叭不断地叫着，在人群中很难前进。当阿惠他們走了有半里地的时候，載着警察和被捕者的警車，才从后面很快地开上来。——阿惠找不到安子的臉，但当車子开上前去的时候，她才看到車上有一个穿女服的人，只是一瞬，就开远了，再也望不見了。

“啊，一定在那里！”

两人同时叫了。

一走到十字路口，行人已經不那么拥挤了，他們拐过了轉角。这时候，忽然发现两个人的手还拉在一起，大家都感

到不好意思，便同时把手分开了。手心上都留着对方的汗水。佐佐木象孩子似的红了一下脸，在灯芯绒裤子上轻轻擦了一擦手。

“看样子我的几个朋友也给逮走了。”

他觉得不能不說話，便这样說了。

“能不能馬上放出来呢……”

阿惠眼睛沒向男的望，說了。

“馬上能出来，他們什么事也沒犯呀。”

“……”

阿惠一边走，一边紧紧身上的衣带，理一理头发。

又走了一段路，后边又来了一个穿雨衣的象学生样的人，也是两手被捉住，給攆上了逮走的。那学生見了他們两人，蒼白兴奋的臉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匆匆地走上前去了。——阿惠好象見過这个人，对啦，就是从前在札幌法院的走廊下！……这样看来，所有的人，都有一条眼睛看不見的带子，互相联系着的。阿惠心里这样想。

一五

快到警察局的时候，阿惠忽然觉得不安起来，总之，这是一种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惶惑不安的感觉。

“喂……”

“什么？”

佐佐木回过头来，可是阿惠却不知道怎样說才好，立刻羞红了脸。

“呵呵，你累了么？”

男的笑了。

“能喝一杯水就好了。”象开玩笑又象认真地說。

“不知道！”

他笑得更大声了。

一到警察局，佐佐木好象很熟悉，向里面走进去。因为到了有灯光的地方，阿惠把和服的大襟好好地合了一合，又紧了一紧松弛的腰带。佐佐木把門推开了半扇，在門口等着她。

特高室在楼上，管收发的警察一边打呵欠，一边不客气地打量着阿惠。听见楼上有大声谈话的声音。

妹子大概就在楼上。

跟着身腰魁伟的佐佐木走上楼去，阿惠心里卜卜地跳。

特高室里有七八个工会的人，刚才上过讲台的那两个背着孩子的女人，也来这里耍人。——他们瞧见两人进来，都很高兴。可是那些来耍人的工会的人，尽是“反对新党”的人，站在委员长方面的合法派，却一个也没有。

山田大概也被逮起来了，并不在这儿。安子是在讲台上给逮起来的，大家都亲眼瞧见，所以山田不在这儿，一定也是被捕了。

几个穿白衬衫的特高警察，见了他们两人，讨厌地说：

“又来啦？——早对你们说过，来也没用！”

“快回去吧，明天放他们回去。”

“哼，总是老一套？”

那个手里抓着帽子这样說話的，也是山田和佐佐木他們的同志。

“并不是老一套，这是道厅特高科的命令，我們也不能作主。”

“你們就說道厅、道厅，逃避自己的責任！”

这样說时，一个高个儿小眼睛的特高警察，立刻怒声地說：

“你不信給道厅去电话。——你們这些人，就是吵到天亮，不成还是不成！”

“那跟道厅又有什么关系呢……”

佐佐木插进去說：“上讲台就逮，誰在那里嗓子大一点就逮，誰摔一摔胳膊就逮，为什么这是道厅的問題？——这难道不是你們的主張？”

“喂，你是佐佐木么？”

“是啊。”

阿惠有点担心，拉了拉佐佐木的后襟。可是兴奋的佐佐木却不自覺地把手伸过来，碰上了阿惠的手，挥开了。

“哼，这种地方，你还是少来吧！”

那特高警察上唇上露着奸笑，走到佐佐木面前来。——阿惠不由自主地拉了一下佐佐木的手。

“我要来，是我的自由！”

佐佐木大概沒有覺得自己的手給阿惠拉住，使勁地用了一下力，痛得阿惠几乎叫出声来。

“好吧，你要来你就来……”

特高警察又奸笑了一下。

一六

“你們光为了工人的利益，鬧罢工，开演讲会都沒有关系。——可是利用了这个……”

“我知道！”

佐佐木討厭地揮了一下手說。

“喂，佐佐木，你还是少上这儿来——你自己心里也明白……”

他暗暗吃惊，心里想，說不定还有更大的阴谋。——山田跟安子他們只是拘留一下还不打紧，如果真是道厅的特高科特地派了人来的，又看現在他們这种口气，事情可不简单了。

“不管这些事，你們到底逮了些什么人？”

“这个，現在还不明白，还没有审問过，反正，馬上就得办呢。”

大家心里更气愤了。

“告訴我們，現在在拘留所的都是誰。”另外一个工会里的人說了。

“这个也不知道。”

“既然来了，就查一查吧。”

“既然来了，那是你們的事！”

那特高警察捲一捲白衬衫的袖子，哼哼地笑了一笑。

“喂，別說廢話啦。”

“我們才不說廢話哩。”

“呸！”

一个年輕的工会會員，把抓在手里的帽子叩叩台子。

“喂，井上先生。”

佐佐木瞧見常上工会来的那个特高警察，正在人群的后面，便回过身来招呼他。

“有一个女子，叫田口的在这儿吧。”

那个叫井上的特高警察，做了一个曖昧的臉色，向自己的同事瞧了一眼，說道：

“問这个干什么？”

“不为什么，她剛讲完了話，只为了留在台上，就被逮起来了，——这儿是她的姐姐，放她回去吧！”

特高警察把椅子移了一把，望了望在佐佐木身后的阿惠。

“好漂亮的姑娘！”

“說什么漂亮不漂亮，放她妹子回去吧，她媽媽可担心呢，只不过是一个女子……”

剛才那个特高警察就冷笑了一下：

“那不是山田的情人么？一个女子，可厉害着呢！”

“这跟被捕有什么关系。”

“老兄。”

那特高警察变了腔調說：“你心里明白，田口他們已經逮来了，我們要問一問，自有正当的理由，便怎么样呢？”

这时候，佐佐木感到自己的臉色有点变了。

“可是你們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呢？”

“哼，有就是有。”

特高警察又變換了別的聲調，沖口地說出來，回答了佐木的質問。

走廊里時時地發出雜亂的腳聲，被捕的人一批批給帶進來。

“我們要見局長。”

那個手抓帽子的工會會員說。

“局長已經下班了。”

“你們干得好事！”

於是，一個特高警察大聲地笑了：

“正如你們的話：警察就是地主、資本家的走狗嘛……”

一七

大家這樣地在特高室強硬交涉了兩個鐘頭以上，什么都推到道廳的特高科，沒有得到任何結果。——大家沒有辦法，決定回去，明天再來交涉。

走到門外，阿惠感到渾身困倦，眼睛發干，頭腦中散發出不愉快的疲勞。僅僅在幾個鐘頭之內所發生的事情，在阿惠都是頭一次的經歷，一切都是太強烈了。

兩腿感到有點虛飄，明明是自己的腿，卻不由自主地感到失掉了氣力。她一只手摀住了自己的腦門，一只手抓住了佐佐木的上衣。

跟大伙分手的時候，一起去的那位婦人，一邊搖晃着背

上的孩子，一边鼓励着阿惠。

“他們都是为了我們……”

那妇人带着抱歉的口气說了。

最后，只剩了阿惠和佐佐木两人在一起走，一路上，佐佐木一次次对她說：

“坚强点，坚强点！”

可是这时候，阿惠听了这样的話，覺得难受，她实在是困极了。

“妹子明天能出来么？”

最后她自言自語地軟弱地說。

“一定可以出来！”

“……”

不知什么緣故，阿惠总觉得妹子是出不来了。

“这回的事，对你妹子很好，你妹子还是头一次蹲拘留所，大家都是經過这样鍛炼才变成战士的呀。”

阿惠也明白，事情也許正是这样，可是这样的事落到自己妹子身上总觉得有些害怕。

穿过一条黑暗的豁子口的小道，那里是工人区了。这时候，家家户户都关上了門，睡得靜悄悄的。两个人走着走着，耳朵里只听到自己的脚声，两人暂时沒有說什么話，兴奋的神經漸漸安靜下来。可是阿惠想到自己現在也卷进了一件不知怎样才好的大事件里，看着走在前面的佐佐木的結实的肩头，覺得这是最有力量的依靠。

“明天再上警察局去么？”

“——去呀，可是不要在晚上。”

“下班就去。”

“好吧。”

“我也去。你去的时候，带些手纸和面巾，假如明天出不来，就给送进去……还有，妹子的事你可不要对你妈说起。”

“对，一定不说。上次她知道妹子跟山田在一起，就好几天躺在床上，吃不下饭。”

“对罗。”

已经快到阿惠的那个小楼，可是过去还得走好些黑暗的小路。

“送你到家吧。”

佐佐木把落拓的上衣领子整了一整，缩住肩头。是秋深的气候了，晚上又特别冷，走到阴暗的沟板上，佐佐木站下来，伸出手说：

“当心些。”

“你放心，已经习惯了。”

阿惠发出坚定的声音说了这句话后，自己也感到一惊，在暗中感到脸红。

“怎么啦？”

佐佐木握住阿惠的手，扶住了她的身子，一次又一次地对她提醒着说：“这儿有一个窟窿”，“这儿是水洼”，口气有一点不象平时的佐佐木，也有一点故意开玩笑的地方，阿惠陷在一种非常微妙的气氛里，又感到害臊，又感到心头涌上一阵欢喜。

一八

第二天又上警察局去，被捕的人有四五个放出来了，没有释放的好象还有四五个，安子也是属于没释放的一批。——阿惠送去了手纸和面巾，又顺便到妹子的住处去看看，以为山田也许没被捕。

从后门绕过去，推开了门，房东家的早熟的孩子，从屋子里探出眼来张望，接着就说：

“谁，是安姐的姐姐么？”

说着，便走了出来说：“我还当又是特务呢。”

“是么？”阿惠笑了。

“昨天，来了四五个特务，把楼上全抄过了，倒腾了一通就走了。”

阿惠抬头向楼上望了一望，不安地皱了眉头。

那孩子又小声地说：

“昨晚上山田跟安姐都没有回来，我想一定是两个人一起被捕了。”说着，就好象很懂事似的歪着脑袋。

走到楼上看看，屋子里乱糟糟的，抄了一通家，扔下来就跑了。从书箱中翻出来的书，都乱丢在席子上，打开壁橱的门一看，只见被服团成一团，塞在里面，行李匍也半开着，露出了里面的东西。——站在这一堆杂乱的東西中，好似望着刚刮过飓风的田野。——这事情不简单，看起来，妹子一下子是不会放出来的了。

回到家里，佐佐木来了，正在等她。因为母亲在屋子里，

两个人說話不便，就向母亲推說去买东西，同佐佐木一起走出来了。

“怎么样？”

“我有点担心，看来是不会放出来的。今天从警察局回来，到阿安的住处去看了一看，屋子里給抄得乱糟糟的！”

“唔，抄了家啦？”

“是！”

“对，这不是简单的拘留，既然抄了家，問題就……”佐佐木說了半句，便独自深思起来。“說不定，我也有点危險……”

“是么？”

阿惠在暗中仰望着佐佐木的寬下頰的面孔。

“我虽然不明白事情的性质，可是总感到有些担心……”

“我也有点感觉到，上警察局去的时候，那特高警察对我說話，神气有点不对——如果这样，就得有个准备才行——警察局把那些普通的听众和工会里的所謂穩健派放出来了，可是有‘反对新党’嫌疑的人，全留下沒放，可見他們知道了反对派的活动，要人干一場呢……”

这时候，他們已走到有灯光的大街上，便回头走向原来的地方。

“他們就把我們‘反对派’叫做共产党！”

佐佐木跟昨天不同，变成非常严肃的样子。

阿惠覺得自己感情上有一点不滿足，自个儿感到害臊。

“那得立刻采取对策，明天晚上得借你的地方談一談。”

佐佐木走到阿惠家的門前，說了这样一句，就匆匆忙忙

地回去了。

阿惠失望地站下来，望着踏响着沟板走去的佐佐木的后影，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跨上阴暗的楼梯。

一九

母亲已经睡了。

阿惠觉得有点累了，想上浴堂去洗澡，绕到母亲盖着的衣服里去取钱，走到桌子边，看见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是用铅笔写的。——不知是什么条子。

惠姐：

条子头上写着大大的不整齐的笔力雄健的这两个字，首先投进了她的眼里，阿惠感到心头剧烈地一跳。

说话不便，我写了这个条子，很久以来，我就爱上了你，不知你有没有感到。

说出嘴来害羞，请你也写一张条子给我。

虽然现在不是时候，可是我终于鼓起勇气，留下这个条子。

阿惠没看清下面的署名，可是立刻想到，留下这个条子的是佐佐木。——她这时候，才了解为什么刚才分手的时候，他那样又认真又发楞的奇怪的神气。阿惠手里拿着这张字

条，心里慌慌地向四边扫了一眼，好象怕给人瞧见她害羞的样子，不自觉地走到屋子角落放着一架粗陋的镜台（如果它可以叫做镜台）的地方，背冲着镜台，又重新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条子看了一遍。

然后，又带着一种平静不下来的心情，坐到桌子跟前。

这晚上，她就在桌子前一直坐到睡觉。

第二天晚上，阿惠从工厂回来，打开门，就瞧见门口的泥地上，乱纷纷地放着好几对木屐和皮鞋，大伙儿都来了。——阿惠站下来屏住了呼吸，然后抬头望望楼上，不知什么缘故，在黑暗中，她清楚地听见自己心脏卜卜地跳动。

这种事情，对阿惠还是头一次。——过着那种不见阳光的生活的她，过去对于山田也曾有过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但那是另外的一种感情。——昨天晚上她一夜没有好睡，今天上工厂，一整天只是迷迷糊糊，留心一想，正在想着佐佐木。

当她茫然不知怎样才好的时候，就坐下来脱去自己的木屐，放在佐佐木那双走了样的破旧的皮鞋边。

“一定是我也爱上他了。”

她极力不发出脚音，好象走到不得不去的可怕的地方去似的，走上了楼梯，她觉得一打开房门佐佐木就会看到她，便打算低着头走进去。

她好几次用手去推门又缩了回来，最后下决心走了进去，透了一口气说：

“晚上好……”

她感到屋子里的灯光比平时都明亮，一下子就映到她的脸上，在向下的眼睛边，立刻感到佐佐木的目光射了过来。

一直等他们开完会，阿惠都背冲着大伙坐在桌子跟前，感到浑身紧张。可是正在讲话的佐佐木的一举一动，好象比正面瞧着还清楚，连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感觉到。佐佐木大概也在惦着阿惠，讲话的声调时时发生变化，偶然说出平常不用的语彙来。

会完了，大伙一个个回去了，只有佐佐木留下来。

二〇

当开完了会，第一个人走了，第二个人走了，阿惠心里有些发慌，但同时也有—种等待的心情。等到只留下来佐佐木一个人的时候，就感到冲向那一边的自己的脊梁，紧张得象—块木板—样。桌上打开—本书，—页也没有翻过，—直只是楞生生地瞪着，—行行的文字化成三行四行的淡淡的影子向旁边溜过去，又溜回来，重叠在—起。

她害臊得连耳朵背后也红了。

她听见佐佐木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或是什么地方，改变了坐位，两脚在席子上移动，以后又搔—搔头，发出清楚的声响。席子咕吱地作声，他站起来了，腿骨嘎拉地响了一声，又用手拍拍自己的裤管。

“喂……”他说话了，扫了—下嗓子：“你写了么？”

是后，佐佐木向阿惠那边走过去。——阿惠保持着原来

的姿勢，沒有吭聲。

“怎麼啦？”

佐佐木蹲在阿惠身邊，望着阿惠在看的書間，聲調中含着一種小心而遲疑的口气。——阿惠一陣激動，滿臉發燒，胸頭卜卜跳，好不容易才轉過臉去。

“沒有寫麼？”男的這樣說了一句，便沉默了。

阿惠覺得自己似乎太不對了，慌忙回答道：

“沒有寫……”

“沒有寫？……為什麼？……”

“……”

“你要是不願意，我也會強迫你……是或非，你得回答我呀。”

“我明白了……可是，我沒有寫！”

佐佐木兩眼不眨地注視着，覺得阿惠的臉比她妹子還美，要不是仔細瞧，這種美是瞧不出來的。眼睛、嘴唇、耳朵，每一件都跟安子不一樣，在她的淺黑色的皮膚下藏着一种說不出的美。這使佐佐木暗暗地吃了一驚。

“那末，你不過沒有寫罷了！”

他的話聲立刻輕鬆起來，伸手攀住阿惠的肩頭，把她拉到自己身邊。阿惠把這邊的肩頭縮了一縮，讓開一邊。

“怎麼啦……”

佐佐木輕輕一笑，又把阿惠的肩頭拉到自己的身邊。阿惠保持着原來的姿勢，仍舊把身子移開去了，一直退到桌子的邊上。佐佐木繼續地拉她，立刻發見了她的羞紅的耳朵，

感到說不出的美。

一直让到桌子边，再也沒有地方可让的时候，两个人都笑起来了。这时候，佐佐木就輕輕地抱住了阿惠，站起身来。

“啊唷！”

阿惠把被抱住的身体扭动了一下，便害羞地把臉埋在男的胸怀里。

“啊啊……”

佐佐木笑了，兴奋得喘起气来，开玩笑似的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重新把阿惠的身体抬高一点，把自己的臉埋在阿惠脖子上。每当須根子刺痛了阿惠的皮肤，阿惠便把身子縮了一縮。

“媽媽快回来了……”阿惠小声地說。

二一

安子他們在警察局的后門口，下了捕人的警車。

“喂，这是你的袖子吧？”警車上的警官晃着一个布片問。

“是我的。”

“把人家的衣服都撕破啦！”

別的同学一边拍着身上的土，一边七嘴八舌地說了。——安子是头一次給逮到警察局，因为跟大家在一起，她不但沒担什么心事，反而感到很兴奋，满身都是劲儿。

他們破一个个地关进了拘留所。

“开——开門。”

押解的警察打开玻璃門上的小窗口向里面叫了一声，里面就发出鄧鄧的钥匙声，把重重的門吱一声打开了。

“进去！”

安子給推进里面，一眼望去，挂着大鉄鎖的厚板門的监房，一排四間，門下面有通风的空縫，門旁边还有五六寸見方的小洞，那一定是送飯的地方。每間监房前放着四五双烂草鞋。一見不到里面的人，走道上发出一股扑鼻的臭气。

安子一进来，有些监房里就发出說話的声音。

“喂，說什么！想挨揍么？”

坐在桌边的警察忽然高声地嚷起来。

“进来一个女的，馬上就这样，不要臉的家伙！”

这时候，門上挂着“第一号”牌子的监房里就有人叫：

“班长，上茅房！肚子不好，要拉出来啦！”

“不行，規定時間之外不行！要拉出来就在里边拉。”

监房里面的人又要求了几次，警察沒有答理。

“姑娘，上这边来。”

那警察打开了本子，让安子站在桌子前。

“把带子解下来。”

可是抬起眼来，瞧見安子还是站着沒动，便說：

“你还是头一回吧？”

“嗯。”

“对罗，交上坏朋友啦。带子解下来，把身上帶着的東西全交到这儿。”

安子不懂拘留所的規矩，覺得解带子是老大的侮辱。

“身上什么也没有。”

“胡说，没带东西也得把带子解下来放在这儿，监房里不准系带子。”

没有办法，安子只好害臊地解开了带子，拿出钱包、手纸，把没有撕去的一只袖子张开来给他看。

“衬衫带子也解下来。”

“衬衫？”

安子冒火了。

“没有什么害臊的，你不是给那些搞运动的男人当公妻的么——共产党就是这一套。”

“胡说什么！”

“好厉害的娘们。”

警察粗暴地把安子的身体拉到自己面前，一把拉掉了她的衬衫带。安子吃了一惊——连忙把两手护住自己露出的胸部。这时候她觉得一边的耳朵，拍的一声响。

二二

当安子被打的时候，全部给分别关在各个监房里的演讲会的被捕人，都敲着墙头嚷起来：

“野蛮！野蛮！”

其中也有山田的声音。

因为大伙儿一下子都吵起来，看守就慌得没有办法。外边一阵皮鞋声，不值班的看守听见里面的吵声，就跑进来从小洞口张望。

“是那些演讲会的家伙么？”

“唔，今天說不定还得进来一些大家伙！”

看守来不及訊問安子的籍貫和住处，就把她关进挂着“保护室”牌子的监房里。安子裹住衣服的前襟走进里面，屋子里有一个四五十岁的模样文雅的妇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头发蓬乱、臉色浮肿的女子，还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婆子，开头沒有发觉，在角落上象包袱一样团成一堆伏在那儿。三个人一齐抬起头来望安子，她低下了头，馬上在門边坐下来。

“不許乱說話！”

看守这样吆喝着，帶着一股风，砰的一声閉上了門，故意搞出錚錚的声音，把鉄鎖鎖上。安子一边的臉留下紅紅的痕迹，有点肿起来了。

“剛才說話那么神气的是誰？要請你們一个一个出来去拜訪她么？”

看守手里玩弄着钥匙，在每个监房里張望了一回。

“班长，真的要上茅房，要拉出来了。”

“拉就在里边拉吧，在規定時間之外，絕對不行！”

安子默默地坐着，眼睛落在坐在对面的女人的膝头上，只見她衣服上的粗花紋变得模糊了起来，混成一团，心头一陣懊喪，眼泪簌簌地落下来了。泪水順着臉蛋流下，在鼻尖边稍稍經過曲折，流到口角上带来一股咸味。安子心里一股气憤，自从长大以后，还没有这样地哭过。真气死人——被那种虫豸一样的狗才打了耳光。

“你給打了么?”

在靜靜的拘留所里,发出意想不到的文雅的声音,是那位四五十岁的妇人向安子說話。

“嗨,就是那个畜生!”

对方那个女的,見安子那种激烈的样子,吃了一惊,接着还准备說些什么,却没有說,只是怜悯地望着她。

在規定睡覺的时间以前,从第一房开始挨次放人上茅房,安子抬起了身子,很艰难地斜望着,看哪个房里关着些誰。有毛胡子尖眼睛的,有头上包着头巾的,一个个在門外走过去。第一房里关着两个一同被捕的人。她感到有点羨慕:想一个房里有两个同志,就不那么寂寞了。

第一房的人放完了,接着是第二房,一看,山田就在那儿,他的神气非常坚定,还不住地向安子这边望。安子忙把一只手攀到格子上,可是还看不大清。

最后,放了女的。当安子走过别的监房門前时,就故意咳嗽打暗号,馬上,大伙就一个个咳嗽着回答她。

“坚强点!”

第二房里,发出低低的声音,是山田。这声音使安子象感触了电气一般。

“喂,干么!快走!”

安子哼了一下,摆一摆肩头,走进了茅房,慢慢地蹲下去。

二三

睡下了，毕竟还是睡不着，盖在身上的毛毯是发潮的，又有很多各色各样的污渍，发出臭气。过了不一会，身体下面就蠕蠕地动起来。还不到一个钟头，安子被蚤咬了，在毛毯上坐起身来，可是咬过的地方，却痛得厉害，不象是蚤咬的。

“怎么啦？咬了么？”

那位文雅的太太样子的女人，看来也没有睡着，从枕头上抬起脑袋来问。

“嗨，痛得厉害！”

“是臭虫呀！”

“是臭虫么？——第一次咬，怪不得！”

“这小樽是一个海港码头，又有很多朝鲜人，臭虫可多着呢。”

安子站起来，把衣服的前襟抖了一抖来看。

“你这样搞可不行呀。”

看守从门外张望进来：

“干么？赶快睡觉！”

他一眼望见那个十七八岁女子的睡相，便说：“成什么样子，这女人的睡相！当破鞋的家伙就是不要脸。六号，把毛毯给她盖上。”

那位文雅的太太，便默默地扯直了那女子劈开的大腿，给盖上了毛毯。

安子心里想：哼，明明你自己也喜欢这种女子。说不定

她跟自己一样，也是貧农家的姑娘，沒有吃的，为家里的人劳动，結果就墮落成这个样子。

躺着，呆呆地望着房頂，想起种种的事情。經歷了不少的事情，終于躺在这种地方，今后很长的时期，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监房里为了便于監視，通夜开着电灯，可是那灯光比月色还暗。从安着鉄柵的窗子里，斜斜地映进月光，在左边的墙头上，落下一块菱角形的光。映在墙上的歪斜的鉄柵的影子，正好象今后一有机会就会遇到的記号。

山田不知睡着了沒有，他已經有过多次的經驗，也許已經睡着，正在夢見什么，也許正在担心第一次經歷的安子，还没有睡着。

姐姐現在不知在怎样地担忧。她是出席了演讲会的，自己在讲台上被捕，她一定不会不知道。安子好象看見正在坐立不安的姐姐。

安子这样地想着，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淺淺的睡眠。——可是每次拘留所里透进醉汉或小偷的时候，发出沉重的开门声，看守的粗暴的吆喝声，打人声，醉汉的叫嚷声，便把她惊醒过来。睡得不香，接連地做梦，这是一种醒过来馬上去想，可是想不起来的梦。受过巨大刺激后的一种奇怪的疲劳，使她的脑袋涔涔发痛。

不知是什么时候，听见女人的低低的啜泣声，安子又醒了过来，抬起头来看，又送进了一个女子来，正站在看守的面前。

“什么也沒干？胡說，你不干什么，人家会把你带来么？”

你不是在公园图书馆后面搞鬼！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干？好，不对你说了。到明天早晨，你好好想想，究竟干了什么，真是莫名其妙的女人，糊涂得什么都干出来了么？”

看守用猥亵的口气说了最后的一句。

不一会，那女子给送进了保护室来。象是什么公司银行的女职员。那女子坐着哭泣，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吃过早饭，安子给带出去讯问了。

二四

早饭装在一只油漆剥落的木盒子里，揭开盖子，漆黑黑的，大部分是大麦。小小的一格是装菜的，上面象吃剩似的装着几片腌茄子，外加一碗开水，这就是早饭了。

安子打开盖子一看，一点也引不起食欲。看那位文雅的太太式的女人，连打开看看也没有，就把它推到旁边去了。昨晚上深夜进来的那个女子，也没有去看早饭。这女子，在安子被带去讯问以前，就放出去了。

打杂差的从小洞口说：

“谁有多余的饭拿出来，这边有的是吃不饱的人呢。”

他把女人们的饭盒拿走了，那时他又压低嗓子很快地说：

“有个叫田口的女子么，山田告诉她，要顶住，只说什么都不知道。”

安子被穿白衬衫的特高警察带着上楼，一边走一边反复地记住这句话。一间铺席子的屋子里，大概是值班室，中

間放一張小小矮桌，桌前坐着一個短胡子，也穿白襯衫。見她進來，哼哼地笑了。這個人跟他的職業不相稱，沒有那種奇怪的共有的凶相，倒是出於意外的一個漂亮男人，長得非常端正。

“拘留所滋味怎麼樣？”

一邊在煙卷上點火，一邊皺了皺眉頭。

“頭一回，不好受吧。”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真了不起，不想早點出去麼？”

“當然想！”

“厲害的女將，看來也是想早點出去的！”

那個漂亮的特高警察，露了一下潔白的牙齒笑了。

“可是有山田在一起，蹲拘留所也不寂寞吧。——你們是不作興叫情夫情婦的吧。”

“……”

安子心裡發悶，這傢伙到底要問什麼呢。

“我要求快把我放出去，只是講了幾句話，把我關起來是沒有道理的。”

她很快地說了這句話，心裡一陣激動。

“最近你們也不大上工會辦事處去，這是為什麼，在什麼地方，另外還有辦事處麼？”他這樣說着，最後又加上一句含糊的話：“比方，談情說愛的辦事處……”

安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們想知道“指揮部”——秘密的辦事處的地址。因為山田他們反對大山派“建立新黨”，

可是工会倾向支持新党，他们当然另外有秘密办事处进行地下活动。警察局是要趁这次捕人的机会，查明这个地址，为了证明他们与共产党的联系，找到确凿的证据

“我们就住在自己的家里，再没有另外的地方。”

安子这样回答之后，对方便笑了一笑。安子又说：

“我加入工会没干多少工作，一个女子，什么也不知道。”

“说得好听！”

那警察把火柴杆挖着耳朵，斜眼凝视着安子。

二五

“假使你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也许不知道丈夫干的事，可是我们有许多证据，你经常上工会中动摇的会员那儿去作家庭访问，宣传新党怎样怎样不行，可见你跟男人是一起干的。”

安子听了这话，心里有点紧张，可是嘴里却说：

“不知道，我在外边联络，只是为了发展工会，复杂的道理，我可不懂。”

说着，她又向特高警察瞥了一眼，问道：

“你说新党，新党是什么呀？”

“你这家伙，想不到那么狡猾！”

那个漂亮的特高警察，便抬起头来望一望站在旁边的同伙，笑着说。

“瞧不出这个女人，可是不好对付，一味胡说八道，叫她

尝点滋味吧？”

站着的那个特高警察，从挂在墙上的许多竹板中摘下了一条，握在手里扬了一扬。

长得漂亮的那个，玩弄着桌子上的铅笔哼哼地冷笑着。

“我们正想听听你对新党的意见。你要不把开会的地方说出来，那就只好不客气了。说不定十天、二十天、一个月，请你留在这儿。你们在什么地方开会，有些什么同党，我们都知道。你不说，我们也不问了，反正已经知道，不问也成。好吧——你……”

说着，就站起身来，伸手摘下挂在那儿的上衣。

“好，你把她送回去。”

“混蛋！站起来，回到监房里去。”

安子叠一叠没有系带子的衣服，站了起来，心里带着一种奇怪的不安。这种留在心里的不安的感觉，比遭打还难受。

“好吧，蹲上十天二十天，好好想想，打定了主意，哪天说出来都可以，马上放你出去。”

在门口蹲着身子穿皮鞋的那个特高警察，望着安子的后影，又补充着说。

为了这样不得要领的讯问，为什么把自己从监房里提出来，难道是开玩笑，还是只是认认面孔，便于今后进行监视么？——真的会在这儿呆上那么久么？……安子捉摸不定到底是什么用意，感到很不安。

走到拘留所门前，那押送的特高警察叫开了门。安子

走进去。看守在她的袖子里、腰膊上抄了一抄，便問：

“挨了揍么？”

安子沒有回答，却說：

“让我上茅房。”

不等看守回答，她就到茅房里去了。从茅房出来，特地在第二号监房門前站了一站，让山田瞧見自己是安全无恙。侧耳一听，听見山田低声地很快地說了什么，可是沒有听清。

这样，安子就在拘留所呆了四天。这其間，山田上訊問室去了好几回。

第五天早上，看守叫她出来，以为又要訊問了，心里一惊，觉得这一回一定不简单了；可是出乎意外，把她放出来了。

同时，山田跟全部被捕的人，也一起釋放了。

暴 风 雨

—

这一年过得挺快。——阿惠和安子接连碰上了各式各样的事情。任何一件事，在过去是完全想不到会落到自己的身上的。

山田和安子他们从警察局出来以后，工会便提高了对他们的警惕。可是那位样子很和气的委员长，有一天说，想约山田去饭馆子里吃一顿饭，山田觉得有点怪，便一起从办事处走出来。

委员长哼哼地笑着，说上安子从前呆过的那家饭店里去。

山田已经好久没上那家饭店了。

“啊，山田先生！”

饭店主人正坐在帐台上，马上作出欢迎的表情，一只手提着算盘，套上木屐走了出来。

“好久不见！”

山田有点脸红。

“嗨，山田先生也是注重现实利益的人呀！”

委员长把胡子脸牵了一下，便哈哈地笑起来。

“哪里的話，我們的飯菜太差，配不上胃口啦……”

“得啦，得啦！”

山田說着，便在从前坐慣的座位上坐下来。

委員长要了酒，这表示他有重大的問題要談了。山田跟喝药似的先用舌头尝了一下，然后喝了起来。

“我現在要同你談的是……”

聊了一套閑天之后，委員长忽然把眼皮一合，說出来了。“我干工会多年，看得很明白，你們是在继承‘三·一五’、‘四·一六’^①的人們打算二次，不，三次重来。——我今天对你說，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在目前这情勢下，你們的工作还来不及扩大到群众化，又得打垮。跟‘三·一五’、‘四·一六’的时候一样，我在旁边看得很清，不能不說。”

委員长合着眼皮慢慢地說了。

“你看我，算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也許你会說，只是一个老式的、带着很大的封建性的、家长式的工人。凡是工人，大半都是讲现实主义的。‘三·一五’、‘四·一六’所以失敗，就是見不到工人的现实性。……”

这話他今天不是头一次說，委員长一向自以为是工人出身，是他說話的唯一的根据。

“你知道么？在工会里，发现了一張新的《无产者新聞》，警察局对你們非常注意。在东京方面，查到了一个从小樽送去的报告，他們怀疑是你們干的事，正在进行調查。你們

① 參見本书第 93 頁注。

只要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走，背后就有人釘梢！我担心你們，什么事还来不及干出来，就会被捕，一被捕就是几年出不来，实在对你們可惜……”

山田沒有作声。这委員长人挺和气，并不討厌，可是骨子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合法主义者，他知道：对于这种家长式的人，是沒法叫他了解自己的主張的。問題是他背后的几千群众。况且他們最近才和中央取得了联络，今后，正可以認真地进行真正的組織工作。

委員长見山田一句話也不說，感到有点寂寞，也就不作声了。

二

委員长打算明年秋天，竞选市議会的議員，因此，任何一件小的劳資糾紛，一件罢工案子，他都想加以利用。糾紛鬧大了，罢工委員會鬧凶了，工会原應該积极去指导、去支持，却相反地去压制，只图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从中央秘密派来的共产党的組織者，为了使反对新党的运动变成群众运动，总是抓住这类糾紛和罢工的机会，彻底揭露他們合法主义的真相、勾結資本家的叛变行为，証明只有反对新党的人，是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不取得最后胜利决不罢休的。——山田他們就是根据这一方針，准备重新有計劃地进行工作。

当前緊急的問題，是在新劳动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必須极力反对派代表去出席。工会代表大会馬上要开了，必

須在这次大会上提出充分的理論，以群众的力量，反对派遣代表，现在就做这个准备工作。

委員長見山田不作声，就明白了他的真意，再沒有說別的話。从这次談話以后，委員长的态度馬上就变了，过去虽沒有表示过显明的敌对态度，可是从此以后，就开始显出积极的恶意。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造山田他們个人的謠言，說他們都是知識分子，是不懂得实际运动的教条主义者，又牵涉到安子，說他是玩弄女子的人。还說山田他們是有阴谋的，上了他們的当，就得去坐牢。

过了不久，快到冬天了。在冷雨瀟瀟的一天，安子到反对派的會員那里，去通知了为研究对总会的方針，在姐姐家里开会的时间，繞道回家，剛拐到自己住处的那条胡同口，遇到房东家那个早熟的孩子正站在那儿張望。他瞧見安子的影子，馬上跑过来了。

“出了事啦！出了事啦！”那孩子气喘喘地說。

正当风声鶴唳的时候，安子猛的一惊。

“剛才来了十来个特务，把山田先生捆起来，坐着汽車逮走了。还在打听你上哪儿去了。这会儿屋子里还留下两个人，等着你回去呢，你回去太危險，我剛才就在这儿等着你哩！”

十个特务！汽車！两个人留着等自己回去！——这跟平常都不一样，看来决不簡單。早几天山田就說过不久就会到来的暴风雨，終于到来了呀。看这种来势，也許不仅仅

在小樽一处，可能是全国性的。

对罗！不能这样呆着，应该去通知好些同志，一不小心，大伙都会被捕的。

“谢谢你！”

安子不觉摸了摸平常不大喜欢的这个早熟的孩子脑袋。

首先她想到赶快上佐佐木那儿去，如果他们打算逮捕佐佐木，那么，事情就很明白了。——可是再想一想，也不能冒冒失失去佐佐木那里，这是十分危险的。

那么，到哪儿去呢？

她想了一下。觉得站在这地方是最危险不过的。

她想到上姐姐那里去，那边是目前最安全的地方。

三

安子小心翼翼地走到姐姐家附近，抬头向楼上望了一望，看准了屋子里的形势，便推门进去，门口土间里没有异常的情况。

“在家么？”

为了小心，她从下面叫了一声。

楼上纸门推开了，佐佐木在楼梯口往下张望。

“安姐么？”佐佐木低声问。

“嗯嗯，没有出事么？”

“唔！”

安子走上楼去，佐佐木第一句问她的话：

“山田怎么了？”

“被捕了！”

“被捕了？”

“我是来避难的，我怕这一回是大規模的呢……”

“好象是大逮捕……”

佐佐木小心地关上了紙門，然后把安子带进屋子里边。

“这回跟‘三·一五’、‘四·一六’一样，这样說你明白了吧。給逮住了的話，一定是长期的。”

这也正是安子担心的事，这样看来，山田也就跟“三·一五”、“四·一六”的先輩一样，要好久好久不能回来了。——自己留在外边，千万不能給他們逮住。

“这我明白，不过这儿也不一定安全，得立刻想个办法才行。”

“对，同志們看来大多数被捕了，說不定留下来的就只有我們两个。”

“想个什么办法呢？”

“嗨，还有一个人是警察局不知道的，咱們躲到他家里去，让他去打听外边的情况，取得联系。在小樽这样的小城市里，要完全‘埋伏’起来工作是不行的。——让我们搞清大致的形势，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你看如何？”

“我是没有什么办法的，除了这个也沒第二条路，看来，这样最好。”

佐佐木不住地向窗外探望。

“不等到天黑不能出去，还得故一改装。”

“对，一被捕就得两三年。”佐佐木笑了。

“姐姐还没有回来。”

“是呀，伯母大概是上澡堂去了，我随便就上来了。——可是出去以前，惠姐不知能不能回来……”

“是，说不定以后有好长时候见不到姐姐呢……”

两人带着不同的心情，盼望阿惠从拣豆厂下班回来。

“现在这时候常常做夜工，不到九点、十点不会回来也说不定呢……”

“可能，不过太迟了，出门也危险。”

两个人便详细地商量今后工作的步骤。

天黑了。佐佐木怕自己的影子落在窗子上，小心地拉上了窗帘，才开了电灯。

到八点了，阿惠还没有回来。安子的脸色也毕竟阴暗起来了。

“好吧，我就在这儿留个条子吧。”

安子坐到桌跟前，在写留条的时候，不让佐佐木瞧见，偷偷地擦了几次眼泪……这在安子是少有的事情。

佐佐木站在她身后守望着，想到自己的心情比她更苦。

四

阿惠终于没有回来。这一向她每晚都做夜工。快到年终了，得做种种的准备，牢里的哥哥快回来了，妹子什么收入也没有，得帮助她们一点，她就不管自己的身体，拼命多干活儿。

安子一边写信，一边望着放在旁边的书說：

“姐姐近来拚命讀書……干活已經够累了。”她把一册册的书拿起来看：“都是你的书呢！”

佐佐木一直在等待楼下的脚步声，他觉得今晚上如果見不到阿惠，一辈子就会見不到了。

等到九点，沒有回来。——不能再等了。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出門外。

那家人家，离阿惠的地方还有不少路，可是那地方不在工人区，比較穩妥。在路上，两个人远远地离开着走。这是一个从地底下透出寒气的夜晚。在走出工人区以前，碰到好些做夜工回来的人。他們从这中間找寻阿惠的影子，还是沒有。佐佐木感到支持自己全身的力量，忽然都消失了。

两人尽量避开灯光明亮的大街，拣平时沒有走过的路走去。——那家人家只有母子两人，儿子由三在一家小小的街道工厂里做工。他对佐佐木很尊重，常常請他吃飯，发工錢的日子也多少帮助一点。两人把情况一說，他就說，这事情可大了，馬上显出为难的臉色，迟迟疑疑地說：

“……家里沒有睡覺的地方，只好大家挤在一起……”

佐佐木听了这話，虽然想到对安子很不方便，当然眼前也顾不了这些。由由三在門外守望着，两个人走进了屋子。母亲已經睡了，从枕头上抬起脑袋來說：

“睡得不舒服一点，长住在这儿沒有問題。”

三个人便商量今后的事。佐佐木說：

“煩勞你每天出去打听外边的情况，如果有沒被捕的同

志，便去取得联系，准备把組織重新建立起来。”

由三答应了。

“不过，跟別人接上了关系，这个地方也有馬上被发现的危險，要是一不当心，反而会叫他們发现这个地方。”

“对，那就这样办吧……”

佐佐木想了一想又說：“你要是两天不回来，我們就认为你被捕了，立刻离开这儿。假使你被捕了，三天之内一定不許說出自己的住处，这样行么？”

“行。”

安子望着由三的脸說了：“这会儿，如果我們被捕了，这个运动，半年之内就完全垮台了……”

“干吧！”对方点了点头。

時間已經很迟了。安子便和由三的媽睡在一起。佐佐木跟由三，則在离开一点的地方，两个人单独睡下。

安子換了一个新地方，又想念着被捕的山田，老是睡不着。蒙籠中好象被特务追赶着，拚命地逃也逃不掉，惊叫了几声就醒过来了。

离开一点的席子上，佐佐木也老在翻身。

五

由三的母亲在拓殖銀行里当清洁妇，早上很早就得出去上班。家里的事先得安頓好，她把厨房的事告訴了安子。

由三准备在工厂下班以后，去找認識的工会会员——如果可能，就上工会去瞧瞧动静。

当安子在整理衣服和被服的时候，佐佐木急急忙忙地拜托了由三，希望他上阿惠的地方去一趟。他的真正的意思，是还想跟阿惠见上一面，最好让阿惠来一趟，但这是很危险的，得看情况才能决定。

“你只要告诉她，我们没发生事情就行了。”

由三瞧佐佐木的神气有点奇怪，瞥了他一眼问了：

“传一句话就行了么？”

“唔，跟我一起的山田的爱人，是她的妹子，正担着心呢……”

佐佐木不好明说，只能把自己的心事推到了安子的身上。

母子两人出去以后，是惶惶不安的沉长的一天。他们反复商量着善后的办法，不知不觉地说了一些重复的话。

安子和佐佐木都没有带一本书。由三家里，只有翻破了的《皇帝》杂志，和四五册陈年的刊物《马克思主义》。他们找出来看着，全没有一点读书的味道。好象有一种眼睛瞧不见的东西，正在急急忙忙地催着他们。——而且因两个人一起呆在别人的家里，虽然是不自觉的，却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骚动在他们的内心。

到了中午，安子在厨下转着锅台。正在读《皇帝》杂志的佐佐木，听见这种声音，更有一种不安的心情，便站起来走过去。

“怎么样？”

“真想不到，在人家的厨房里做饭！”

安子瞅瞅食橱，又把地柜的板盖揭开来瞧瞧。

“吃一点咸菜什么的就行了，把人家留着的好菜吃掉，不好意思呢！”

“吃一点咸菜就行了。”

以后，就把碗筷放在小小的桌子上，两人对坐着吃饭。

佐佐木把饭碗交给安子，开玩笑地说：

“看你的神色有点奇怪。这样坐下来吃饭，想起了山田么？”

安子稍稍有点害羞，却认真地说：

“在这样紧迫的时候，亏你还有那样的闲情！”

吃完饭，到了傍晚时候，现在，只是一心等由三回来，看他带来什么消息。

五点钟光景，母亲回来了，安子又帮着她做了晚饭。

“中午的时候，为什么不把鱼烧烧吃了，走的时候不是交代了你么？”

母亲埋怨着安子说。

晚饭等由三回来一起吃。可是由三老不回来。六点，七点，八点钟了，还是没有回来。九点又打过了。三个人等着等着，心里都担着心事……。

六

过了九点，佐佐木和安子都沉默了。在这大逮捕的暴风雨中，让他出去联络，实在是最大的冒险。

母亲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是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已經这么迟了，一定在別处吃了晚饭，就不用等他了。——可是两个人都不想吃饭。大家都一心听着門前走过的脚步声；好几次都听錯，以为是由三回来了。

“啊，回来啦！”

过了一会，母亲忽然抬起臉來說。

“是么？”

佐佐木他們却并不明白。母亲能够从远远的街上許多人的脚步声中辨出自己儿子的脚声——果然，不多一会，有单独一个人的脚声，渐渐走近，拐进小胡同，走到家門口，門就推开来了。佐佐木好象一个一直屏着呼吸的人，一下子透出一口大气，再也坐不住了。便象小孩子似的嚷起来：

“好啦，好啦！”

由三走进屋来，两手乱搔着身体，显出很兴奋的样子，嘴里說着“好危險”，不住地用袖子擦着臉上的汗。

他从工厂下班后，先到一个做工会工作的朋友那里去，那位朋友一見到他，便告訴他：工会的人全被捕了；特务在工会門前守着，凡是不知道情况上工会来的，不管有没有关系，商店派来兜买卖的小伙計，也不管是委員长的合法派，全都給带走了。那人說：

“委員长那老头儿，听說也在自己家里被捕了，不知到底为什么事，可能跟上次一样，大概是搜捕共产党。据說佐佐木和山田的爱人沒有逮住，所以他們搜得很凶。你千万别上工会去，……”

他沒奈何从那里走出来，想到另一个人的家里去瞧瞧，

那人曾經跟佐佐木到他家來過一兩次，是一個反對派中比較不受人注目的。他想瞧了那里的情况，就可以大致明白了。直接跑去是危險的，走到離開他家兩間門面的一個小酒店里，正打算進去，忽然瞧見一個穿西服的人正站在前面，覺得危險，可是回過身來，會更加引起懷疑了。

“喂，等一等！”

還是由于剛下廠的打扮引起了注目，可是一想，不能讓他逮住。他連忙回過身來，一溜煙跑進小胡同里，這一帶的地理，他是很熟悉的。

那個穿西服的，立刻大聲地嚷：

“捉賊，捉賊！”

從後面攆了上來。拐過小胡同回頭一瞧，只見路邊的行人、住戶們都打開門跑出來，一起追上來了。正在回頭的時候，突然身邊跳過一個人來，狠狠地一把把他抱住，完了！心里一急，拚命地想掙脫身子，可是對方勁頭更大了。

“對不起，我是會里的！”

他連忙說明了自己的身份。

“會里的，是工會里的么？”

“對，是聯合工會的！”

那人一听，便立刻把他放了。

“謝謝你！”

這樣地，他就穿過小胡同，走到大街上。“謝謝你”這句話，這時候才感到真正的意義。天色已經暗了，到了大街上，已經安全了。情況大体是明白了。不用另外去找有關

的人。以后，他就照佐佐木告訴他的路綫，去找阿惠的地方……

“被喊着捉賊，給攆上来的时候，心里真是发慌。”

他这样說着，摸了摸自己的胳膊和褲子。

七

当由三悄悄找来的时候，阿惠的瘦臉潮的白了一下——瞧見妹子留条的晚上，阿惠一夜沒有合眼。早上勉强起来，也不想上工厂去，身子跟發燒一般，有点晃晃搖搖，覺得失掉了依靠。

听到来人告訴她，两个人都平安无事，才放下了心。她不仅欢喜，覺得这样两个被警察搜捕的、抱有同样目的的人，能够在一起，是值得羨慕的。自己比起他們来，两只肩膀上压着生活的重担，好容易过到今天，心里有了一个奔头，現在又被人搶走了，只留下了自己一个人，真不知道要怎样才好呢。

阿惠原想跟他們再見一面。就这样分手，特別对于佐佐木，馬上感到从此以后，会永远留下一種难受的滋味似的。而且她还有许多話想跟他們說，問問他們今后怎么办。如果就此变成了独自一人，阿惠这一輩子真变成在地上爬着的虫子。怎么說呢，对了，一只背着壳的蝸牛。——回到蝸牛的老路上去，見不到一点前途的光明，只感到肩头上的重担子，在黑暗中摸索着，一寸二寸地向前爬去。

在生活中，她一向只从妹子身上，不断地感受到鼓舞的

精神和前进的目标。同时在佐佐木的有力的怀抱中，看到自己生活的道路！——可是现在，一切都失去了。

“请你对他们说，我想见一见他们。”

阿惠反复地拜托了由三……

警察局为了搜捕佐佐木和安子，事实上在全市布置了紧急的警戒网。凡是跟工会稍微有点关系的人，和根本没有关系的他们的朋友，一个个全被逮捕起来了，——由三的家，马上也会发生危险。

根据由三每天带来的情报，佐佐木明确了自己应该立刻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

“喂，安姐儿，”——两个人一天到晚躲在一个屋子里，一步也不出去，不知不觉用了这样亲热的称呼。

“在这个小城市里，象我们这样被搜捕的人，是没法儿工作的，我想，我们两人秘密上东京去，让上面另派一个新的工作人员来，你看这不是最重要的措施么？”

“到东京去？”

“对，我们就留在那儿工作，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

安子一下子没有作声。——“实在也只有这样办！一经决定，就不能等到明天……”可是她又马上把眼睛从佐佐木身上移开，自言自语地说：

“山田……谁给山田送东西呢，只好托姐姐了……”

佐佐木和安子下定最大的决心秘密去东京的那一天，阿惠搭上了去札幌的火车。

两列火车的方向恰巧相反——因为哥哥患了重病，从札幌的监狱里放出来，她特地赶去迎接。

阿惠同佐佐木终于没有会面……



譯 后 記

《安子》是小林多喜二在一九三一年的作品。在这以前，作者已于一九二八年冬发表了描写日本地下党斗争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一九二九年夏发表写北海道渔民斗争的《蟹工船》和写北海道农民斗争的《不在地主》等卓越的作品，为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树立了辉煌的业绩。接着他又完成了《暴风雨警戒报》，《东俱知安行》，《工厂支部》等优秀的作品，作为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一员的繁忙紧张的斗争活动，和一度因援助日本共产党和对天皇不敬的罪名被捕入狱，不能阻抑他如火如荼的盛旺的创作活动，和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更臻成熟。一九三一年出狱之后，他接连写了以工厂中的党工作者为题材的《组织者》和以狱中生活为题材的《独身房》，不久又着手《安子》的写作。

《安子》原名《新女性气质》，最初连载于日本东京的一个日报《都新闻》。在开始连载以前，作者自述其写作的雄心：

我们说到“奥勃摩洛哥夫”、“罗亭”这样的名字，头脑中立刻就联想到他们的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性格与生

活，同时通过他们的生活与性格，象浮雕一样地感触到当时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形势，——在这里，一个人的性格，是一个时代的最生动的表现。

看一看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也能够发现无数具有特征典型的男女，是怎样恰好地表现出今天这个困难的时代。

在这次的作品中，我试图着手这一大胆的工作，纵使将遭到失败也好……

由于日本军事法西斯政府的残害，使这位杰出的作家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未能到达他应该到达的高度，《安子》也和作者许多后期的作品一样，只写出了它的第一部，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仅就已经写出的部分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是怎样来实现自己这一个大胆的雄心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外越来越露骨地准备和实行其侵略亚洲和世界的罪恶战争，对内更开足马力，推行疯狂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一九二八、二九两年，连续发动三·一五、四·一六事件，首先把日本共产党完全打入地下，积极向日本革命群众与劳动人民实施罪恶的迫害政策。英勇的日本共产党人在惨重的摧残下，一步也没有表示退缩。他们在同志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高举着党的反法西斯的旗帜，深入到劳动人民之中，积极地提出党的大众化的口号，从事于党的重建运动。在这一艰苦的斗争过程中，在自己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为敌人的凶残

所吓倒而犹豫动摇的人，企图与敌人妥协，改走合法化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使党不得不在大敌当前之际，同时与这些机会主义蜕化分子开展斗争，这是日本革命斗争史中一个黑暗的困难的时期。小林多喜二的《安子》，就是从安子和阿惠这两个具有不同性格的贫农出身的劳动妇女，在参加革命活动的锻炼成长过程中，生动地表现了日本人民所经历过来的这个困难的时期。

作者在这里塑造了女主人公安子的形象，她具有积极、活泼的性格，乐观主义的理想精神，贫穷、无知和被压迫的生活，黑暗残酷的势力不能阻拦她按照自己的愿望，勇敢地无所顾虑地投入了行动；她不顧一切地诀别了自己在一个小饭馆当女服务员的屈辱的生活、投身到党的地下活动；她没有文化，也不懂得多少道理，但从实际的行动中，逐渐提高了阶级觉悟，敢于面对着凶恶的敌人，勇敢地踏上群众的讲坛，说出很多劳动人民要說而說不出来的郁結在心头的愤怒和愿望，而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和安子相对照，作者更着意地刻画了她的姐姐阿惠，另一种从同样的境地而从不同的内心历程投身到革命斗争中的劳动妇女。在阿惠的身上，沉重地负担着没有父亲、失掉兄长的一家的生活。从妹子和山田他們的行动中，她不能不矚目地望見生活和斗争的意义而感到自己的責任；但是沉重的生活的负担压抑着她，使她不能很快地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投入行动。她屈辱地为着生活日以继夜地低头于奴隶式的劳动，秉着自我牺牲的精神，以能够对妹子和山田作些微的支援为自己唯

一的安慰。当山田动员她在自己做工的工厂里进行組織活动,当她了解到自己可以不脱离生产而参加斗争的时候,她从身心的深处涌騰出一股兴奋的热流,感觉到自己从蜗牛一样的生活中抬起头来,独自昂然地在人丛中一步一步的前进了。

根据作者的意图,小說还應該有很大的发展,但仅仅从已經完成的部分,我們也能够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整体,以与作者其他作品显然不同的簡炼、明快的风格,环绕着两个劳动妇女发展成长的过程,展开了日本三十年代革命斗争的連环图景,农村中的佃农斗争,一个北方城市中的党的活动,牢獄生活与恋爱場面,以及象知識分子出身的山田,和工人出身的佐佐木等革命干部的形象,而多方面地、有力地反映了一个斗争的时代。

譯 者 一九六二年二月